

吳景洲先生記

蜀西北紀行

吳詒恆題



of Wang



S. H. Chiang.

吳景洲著

蜀
西
北
紀
行

中華書局印行

序

景洲先生牛刀小試，暫爲九能之大夫。所謂登高能賦，山川壯說者。予其蜀西北紀行小冊中亦顯露其一斑矣。紀游之作，固不過地記之支流，方志之附庸，然往往一指之大，可大於股。有如桑欽乾無味之水經，不得鄧道元爲之作志怪之法，雖至今其書已軼可也。因土地山川，乃大類初作之經緯。故最簡賅地志之初祖，所謂禹貢也者，決不是冀州既載盡口，卽曰濟河惟兗州，又曰河惟惟青州，必先總記其施功曰。禹敷土，隨山刊木，剡高山大川。則如吳先生之紀游，必多說廢語，先敘如何在重慶動身，如何在成都到達。禹又必曰，烏夷皮服，曰桑土既蠶，曰厥俯屬絲，亦卽紀游所敘裁眉有什麼，青城有什麼。禹又曰厥包橘柚錫貢，九江納錫大龜。正如紀游所敘某縣如何納糧等等。諸如此類之人事則文，夾敘夾議，禹貢實爲禹之治水紀游，並非如郡國之書，鄉遂之志，有如桑經之乾無味，徒充史乘方志之篇幅者。所以後之適國間俗，考徵方域者。往往不能得地志之真確，而旁及於游記。是卽前所舉鄧氏博乘游記小說，使桑經發揮其威力者也。然則吳先生小小紀行之作，將爲蜀土一部分傳信之故實。吾入蜀後，見吾鄉熊侍郎鎰，嘗序陶雲汀之蜀輶日記矣。果也陶氏之書，今已變爲蜀乘中參考之要籍。今天先生又囑余序其記行，余或將繼熊侍郎得一附驥尾之榮譽乎，則恃吳先生之龍賦龍說，不翊陶文敷，必可信也。民國第一甲申七月吳敬恒序。

蜀
北
紀
行

蜀西北紀行 目錄

一	前言	一
二	動機	二
三	錦城風物	三
四	益都古蹟	九
五	書畫公展	一五
六	灌縣青城之勝	二七
七	仁壽之行	三四
八	川北各縣	三〇
九	川北歸程	六〇
十	峨眉之游	六七
十一	樂山之行	八二
十二	由蓉歸渝	八四—八五

目錄

蜀
四
北
紀
行

蜀西北紀行

一 前言

自二十六年七七事變，狂寇內侵，燕京先陷，滬戰繼起，方逾五月，南都遂淪。神怒殛抗戰，過六載。余自是歲之末，以事先國都入渝，老母滯於中江，弱息迫陞西至，迄今已第七年，國難彌重，生事日艱，故鄉腥垢，客邸烟消，而勝利之念，未嘗片刻衰歇，最足自喜。所思維者彌；余生東南，長游東北，以生事之繁，家累之重，而秉性凝滯，不萍動盪，平居嘗慕西南之勝，欲得一賸所謂天下之險之幽之秀之雄，而自知非有特殊機緣，不易踐履斯土。蜀道之難，古今嗟歎，曠過中年，以爲此願終賒矣。不謂以艱苦抗戰之會，乃獲僥夙昔願，得矢留環，禍福互倚，不恭幸歟。丁丑入蜀，先過夔門之險，乃抵渝而還，又以服務所牽，滯迹難行，已卯至江安初秋與內子同游峨眉，至樂山之前夕，適值敵機慘襲樂峨，爲之興盡罷游，歎緣慳而已。竊念勝利東歸之日，日益接近，一旦戰事終結，有不即日買舟東下以慰老母倚閭之望者乎？則此圖之終難圓滿，亦在彙中。由是復四年，所謂錦城春色，與夫天下之幽秀雄奇者，日縈夢寐，而又惴惴然慮其徒成夢想，其間最感不易者，則游資與時間是已，前者以生活日艱，日食且不遑，又安從獲此餘資，爲此不急之需？後者以國步之多難，事實日繁，又安得以此閒暇爲游觀之雅。而二者須同時兼之，尤不易得。至



若四郊多藝，程途之梗，舟車之困，尤餘事矣。然則殆終不可能乎？而孰知天下事，往往有非常理所可測者，物極則反，稍知哲學者必深信循環之理，思窮則通，有志竟成，所患者思不窮而志不堅耳。余於此行，可以確證。人生於最艱苦之中，可自求至樂之道，苦樂心造，禍福自求，佛說錦書，皆不我欺，事雖小可以喻大，大之若國家，正以至難至劣之境，以抗最強最頑之敵，而終且勝利者，亦何不然？故於此紀行之前，書之以記快，以自勵，且以勸有志也。

二 動機

余出游之念，既如前述，而動機之來，則起因於半年以前。年來渝與畫展盛行，親友知余喜弄筆墨，愆意問世。遂於今春曠首，以畫畫二百幀公展於渝，脫售其半，獲資差補不足。於是以其所餘備蓉城之展，定初夏作錦城之游。以正參國防最高委員會幕府，乞假一行。時秘書長爲王公亮疇以委員長蔣公正倡導行政三聯制，命往與川省府商洽推行之過程。而副秘書長甘公自明，又益以新縣制之研討，使一見實況。二事者：一爲行政效率之關係，一爲民治改進之基礎，正新建之宏規，而爲蔣公所極端重視者也。奉命齎來，乃於四月十一日午由渝飛蓉。

三 錦城風物

是日，飛機正午十二時四十分由渝飛行。下午一時五十五分抵蓉機場。空間微有風，飛度不高而上下震動較迅，乘客嘔吐者過半，余幸無恙。惟以有人勸服冬大衣，以爲高空須禦寒者，乃爲所苦。蓋機窗緊閉，寒風不侵也。下視綠英如錦，河流如界線，若有規則之平面圖案畫。余既近觀於飛動人物，俯瞰房屋，概不可見，耳亦無聞，彌覺大地寂靜之可喜。而河流布位條勻，則尤深感於科學治水於農田水利之有功而已。以兩手持物多，在機場簽名時，遺手杖於案櫃之端，及下機時，方覺之。以此杖燕京特製，南都出走時，本已遺之，返身取得，携之遠渝，相隨十有五年矣。電渝助兌，終不可得，不無怏怏。小詩記之：

提挈追隨十五年，扶持患難到華顛。鵬飛汝亦成龍去，從此雲程各一天。

自蓉機抵乘車入城，至少城，晤劉壽朋先生，劉先生余於二十四五年間客鄂始識之。二十八年至三十年，又同官於國防最高委員會，茲第三次度客中道故，相見彌歡。始知張公岳軍，因公赴渝，以候機不至，昨日車行矣。壽朋爲定寓所於東勝街沙利文四號，以近於行轅也。房價日六十元，而不供餐食。屋尙間閤，以轟炸之後，玻璃多碎裂，代以紅紙，衛生設備均已無存。而殘破處均當日原狀，略未整理。聞主人帶兵出征，故致此也。余居在前樓，所寓多公務人員。後樓則商客爲多，隱分部落。前後皆有禮堂，結婚者日必三四起，幾無虛日。大酒肥魚，珍饈羅列，絕無限制，與渝

事有天壤之別。而獨於寓客不供餐食，最不可解。詢之侍者：謂此空襲以後之例，蓋外來購會，皆預定耳。

少城公園，相離極近，園址極窄闊，流水四繞，森林鬱茂，有滑以之稱國之川漢殉路烈士紀念碑，兀立其中。有民衆兒童教育陳列館，有古物陳列館，此館陳列明清大砲最多，兩旁陳古廟殘刻石碑若干，張獻忠之七殺碑在焉。而石面毀傷特甚，無一字可辨，不知以爲七殺碑者果何所據？傳自成都府署移來，蓋流傳有自也。園內露立四瀆之神銅像三，及供其若干，皆鑄有大明成化年號，忘其數字。像極宏偉。其一頭部已損，不識何處移來？有動物園，僅存一鹿、一熊、一兕，餘均於空襲中犧牲矣。假館有名滯寧者，即前以某任名於渝蓉之賈敬仁所設；姑姑鐘之分館，亦有名，茶座極多，游客聚坐品茗，可至夜分，有北平中央公園之風。

四川省美術協會位於公園大門之右，園內有小橋可通。三面隔水，建築尙新。門口附設小肆售美術用品及文具紙張，以及爲書畫家經理圖書傳畫之事。內部則爲兩事，大小各一間，爲開會或展覽畫畫之用，約可陳百幀。近時蓉市書畫公展，除青年會，或私家銀行而外，多在此。例攝所得百分之二十，而設備殊簡，實際所費，亦多不能如例也。

余抵此時，適四川省物產展覽會開幕，逾旬。初至三日間，先與川省府主任秘書孟簡齋先生晤談。並與周翰書君亮兄同訪省府各部分主管官，作初次會晤。簡齋在前鄂行營省府共事有年，君亮則國防會同家服公者。及第四日（十四日），方晤李汝衡兄伉儷，及潘寅九兄。約晨過陝西街不降

無歸小酒家早餐。此館以名稱之雅，馳聲甚普，饌亦精美。李潘兩君均前在八十八軍司令部服役。寅九別去，乃與汝衛伉儷偕至青羊宮會所。此間人云：茲會舊名花會，原為民間集會，全川各縣商賈雲集，產物皆萃。以錦城花種特多，亦正於此時最盛，爭奇鬥勝，萬卉畢具，無不極一時之勝，故以花會名之。抗戰以還，參以空襲之虞，此會遂停頓五年。今歲省府特為提倡，乃有此舉，檢稱盛況不及曩時遠矣。時渝新聞界正集合同來觀光，其主持之一部分人，如彭革陳兄等，亦與余同寓沙利文。會中一切狀況，當時騰載零渝報紙，茲可不贅。余所感者，惟入青羊宮見大殿廊下書攝，不覺有新年在北平游火神廟印象。所陳書籍畫畫百物之賀，雖相距甚遠，而論值乃百倍之，慨然而已。食店及茶館之多，亦為造成繁盛之主因，則厥句遠非其敵。打柑一舉，蘇勸全城，有萬人空巷之勢。場四周幾無隙地。初乃不得其門而入，嗣與君亮兄同訪社會服務處主任趙子燕君，偕入，得上中央臺平視。余於此道雖非所擅，而此日之局，實類遊戲，與北平撲跤相擬，猶多遜色。大約精彩處，或不在茲。我國國粹武術，縱不必如劍仙俠客神話所傳，而實有其特長，無可菲薄。際茲絕續之交，提倡自是必要。觀衆之所以有此盛況，則神話之積重有以致之。而慎擇選手，猶正觀聽，實較其他遊戲運動，更為重要。萬不可視同遊戲以博人一笑為樂。未識重視此道者以爲何如也？過花市，回惟見花圃三兩處，彷彿經北平東安市場之一角耳。省府籌備之物產室，則當然有做不盡，且富御尊意義。個中人云：以種種原因，不能達理想之境地，亦在意料之中。惟抗戰中得此已大不易。川中物產之富，手工業之精，以余私人之見，於市面即可一目了然，其易於認識，實較之得於

物產會者爲更多。以其全城所有，包括精廩，除少數特殊而外，恐尙較之物產會一時所採集者，其完備或猶過之。於此得一直覺之感，卽人事游藝，應貴其精，而物產陳列，則務求其博。且必須有常設而日進之機構，使一方可以觀摩改進，一方可以互通有無，如吾國曩日之所謂「國貨陳列館」。

「商品陳列所」者，用意本是。所欠者，惟其不進，乃失其效用耳。

至石蓉市某街，爲某種手工業集之地，居其地稍久者，類能言之。蓋其地，尤易見繁蔦羅列。鋪而櫛比，亦整飭有序。街道尺度，極有繩準，例如：某街寬必百戶，皆爲一間門面之肆，式樣與縱橫深度，無不一律。雖建築均舊式，而市容極爲整肅。較之溫漢，以及渝市，紛沓參雜，中西合揉者，美觀多矣。故此等街名，均與其地市肆有連繫性，（若某街多書肆，某街多藥店，求備貨則至菜巷，求角工則到某處。）並有歷史沿革，於初到旅客尤易取得標的，街市命名，原在便利行旅與居戶，非萬不獲已，決不可輕於變更。今日吾國重要城鎮，北平而外，惟蓉城保此風度。人行道上及居家庭院，樹木葱茂，亦類故都。故居蓉者，恒以小北平自喜，良是。

此外蓉城最足令人流連者，有街若干條，曰西玉龍街曰玉帶橋街，其間小型書肆充斥，碑帖書畫，及小件古物，參雜其間。西玉龍街則有較大拍賣行一處，偏重於古物書畫，而他處異。各小書肆雖無宋元漆木，而清以下較佳之書，應有盡有。自久居渝市者視之，如數家珍矣。曰學道街，曰青石橋，亦書肆重疊，而規模較具，值亦較昂。筆店至多，形製幾與湖筆無二，成都手工之可愛如此。惟時稱寇料缺乏，價亦日昂，余及二兄稼農及沈蕓梅兄，幾靡日不蹀躞此數條街市。設更久居

此者，既無家之可傾，直將無以自贖其身也。至若所謂會府街者，現稱忠烈祠街，骨董所萃，亦曾數往游覽，北平之雜貨舖耳。較重慶之鼎新街，雖形式整齊，而內容無從軒輊，或生客不得其門，毫無可觀。成都士商收藏，則皆精審，但均疏散鄉間，無從一低眼福。惟在黃希成先生處，見陳所翁教子升天圖墨龍及漢石畫若干件，李壬甫先生處見唐刻曬神曬尊者木像，皆有銘文幾滿。文曰：

都料博士任光淨鑄 弟子馬真藏

大唐天復元年四月朔八日，上為

皇帝陛下國祚隆興，及七祖先亡超

昇上品，往三佛國，及合家大小人等，敬造

曬神曬尊者木像一鋪，永充

蓬溪縣北坊鄉寶梵寺（此行下似有供儀二字）

下有木座，前方鑄「千秋萬歲」後方「普聖安樂」各四字。又宋巨然濃雨景山水一幀，曰夏山探翠圖，為詒晉齋舊藏，有成親王題籤收藏印記，又署「無上神品」四字，左下；巨然二字款。又明史明去館集文沈仇唐及白陽包山西宦周天球文伯仁文嘉十哲合作山水，各有款題，各為面目。及石谷大幅山水一幀。又唐荆川銅鏡一事，鏡銘作朱文螺旋形，自外轉內。銘曰：

晉杜晉德，鬼神莫測。有動乎中，遂徵乎色。匪曰形模；實惟心則。惟際珥珥，惟際與懸。宜鑑於茲，其永無愆。荆川居士識。

小篆精澁無倫，至足葆愛。荆川晉鄉先賢，尤深企慕。謝無量先生在坐，因山際成墟田土之玉龍，玉豬，各一件，皆爲得未曾有不可多見者。壬甫慮衷若谷，爲言未敢確定；巨然畫款是否則畫田於一手？余爲證之；書畫兩絕，墨色一致，無疑也。壬甫大喜，囑留題其上。袂背殘破太甚，木輻不宜着筆，倉卒無佳筆墨以補之，未敢率爾也。史鑑則明江人，與文沈輩同時之學人，於書無所不讀，尤熟於史。家居水竹幽茂，亭館相通，宏至陳秦漢器物及古衣冠，曳履履塵，望之者以爲仙。居西村，人稱西村先生，有西村集。蓋亦當時朱門豪士，故能平此十哲，成茲集錦。畫之上端，並有明古自題始末，鄧重可見。壬甫又云：此與巨然夏山圖，荆川銅鏡，石谷山水，皆得之黎繩齋先生之交孫仲篋兄弟。而唐刻佛像，則某巫自蓬溪縣一破廟中，（殆所謂寶梵寺乎？）移置其家，因轉讓購得，可謂有緣也。

四 益都古蹟

益都名勝古蹟之最著者，以寺宇定之，除前述之青羊宮外，與毗連者，曰三仙庵，皆道廟，均佔地極寬，規模宏麗，流傳無足紀者。曰文殊院，曰昭覺寺，曰大慈寺，皆有名之佛寺。昭覺寺未及往游。文殊院建築甚都，殿庭深廣。方丈間照，竊藉能談。余與胡葵兩君同往。兩君皆與之有雅故，因之招待極殷。留吃素齋，飲饌精美。大慈寺前殿駐兵，由側門入。有銅佛高約二丈，背有篆鐫陽文「秦李冰敬鑄」五字。秦時中國未有佛，何得有此？灌縣沈縣長曾告我：此李冰鎮水之神，十之一也。爲僧人盜去而易以木手，乃使成佛。縱有神通，無可如何。失水之故歟？又嘗讀陳眉公書畫史載：

李之純云：舉天下之官唐畫者，莫如成都之多。成都較之，莫如大聖慈寺之盛。俾僧習曾寺宇之數，因及繪畫，總九十六院樓閣殿塔廟堂房廊，無虛八千五百二十四間。畫諸佛如來，一千二百一十五，菩薩一萬四百八十八，帝釋梵王六十八，羅漢祖僧一千七百八十五，天王明王，大神將二百六十二，佛會經像麤相一百五十八。諸雕塑者不與焉。

大聖慈寺者卽大慈寺也。可見當時收藏之盛，今乃一無所聞，兵事之害文物，如是如是。

武侯祠在南城外。祠爲清代改建。王都詩，所謂：「孔明廟前古柏」者，已不可復觀。茲森森者，至多百餘年物耳。殿前後兩楹，以後殿爲正。前殿祀昭烈帝，兩廡則當時文武諸臣之像。碑

記之最古者，僅唐柳公綽書一記，餘皆清乾隆時之刻。後有昭烈帝衣冠塚，築後牆圍之，不可見。祠額爲書昭烈祠，此祠額名實實，爲武侯祠無疑。且杜詩一再吟咏，柳記亦可信證，後人推類配祀昭烈，固無不可。清代腐儒，在君主制度之下，以爲臣不祭君，故顏其額曰：昭烈祠，本已覺謔。而鄧海濱先生未加深思，根據此額，以爲沿稱武侯祠爲謬傳。作詩勒石，置於廊下，殆亦賢者之過也。亦作一詩：

一體君臣祭祀同，千秋魚水肅高風。故爲先帝虛前席，身後安劉又一功。

詩意自明。「故虛前席」「身後安劉」之說，雖均借用，要未經人道也。

王建墓在新西門外，舊曰撫琴台。以掘防空壕始發現此墓門之一角，且得玉冊等事。余在渝見報傳，卽爲歡動。至蓉首法此游，乃初開玉冊疏散在鄉，墓道有司管理者，非預洽不得入。有古物保管會委員慨任洽詢之責，乃久久無復，遂忽忽遺之。及定返渝之期前夕，偶憶及之，與二兄及農行朱閔生協理沈澆梅兄諸人商決，逕往一行。倉卒間趨其地，司機者亦初至蓉，同人皆不識途，多方問道，久始得之。烈日行田塍中，登阜。又不幸適爲星期，司鎗者不在。有某君以至墓前門，正在發掘之中。門圈皆現，但未開。前有水池，板而過。導者云：此爲正門。前所開爲墓後，有御案一，已傾缺。玉冊在案，又有一石像淤泥壅塞，尙未見棺也。撫琴台僅一高阜，初不見墓跡，前後叢莽極多，當時規模不可見。詢以石人石馬車表儀飾痕跡否？言距此里許外有之，意者當屬此耳。略知輪廓，遂辭歸。導者再三致歉意，約明日更往，可入內一觀，知不可能也。欲速不遑，求

全反誤，天下事往往如此。

工部草堂，與青羊宮及二仙巷相近，亦在新西門外。聞爲陸軍大學所在地，常人不易輾入。民間稱之曰草堂寺。初頗異之，至則果草堂寺，傳齊梁時立此廟，但無可稽，此則清康熙間重建耳，殿宇甚宏。至衛兵司令室投刺，知客自中央來，不拒。乃自入覽。佛殿而外，建校舍講堂甚多。左進見殿間碎琉璃嵌砌「草堂」字樣。其間院子甚曠，古木森森。得人指示，過一小橋，有通屋三楹，僅若民間通常之兩事。中祀工部像，左黃魯直，右陸放翁，像前並置官銜神位。左右廊有題詩刻石，右幾鐫有草堂圖。曲檻迴廊，與此不侔。楹聯則均爲陸大現營事新製，無復舊存。此時僅余一人獨對三詩人像，俯仰古今，百感交集，徘徊久之，飄然而出。遇某君，詢路，操北音而自言爲溧陽人。茲肄業陸大，任某班長。溧陽與武進前同屬常州，知爲同鄉，乃有他鄉故知之感。況在戰事流離之中，益見親切。乃導游各處，入宿舍，示牆砌碑刻及澆花夫人像，龕外以幕障之，惘然不可見。某君送出寺門，方別去。謂亦抗戰後自滬轉轍人後方者，且中學時讀書北平，故所撰爲國語，誠慰英俊可喜。因知後輩青年中希望甚多，亦可慰也。惜忘其姓字矣，書之以志余過。賜草堂詩云：

垂涕西來拜草堂，荆筵澆咽勝漁陽！京華東望胡塵裏，說與先生也斷腸。

所謂澆花夫人者，據成都通鑑載：節度使翟旼入朝，楊子琳乘虛突入成都。旼委任氏出家財募兵，得數千人，自帥以擊之。子琳敗走。朝廷加旼尚書，賜名寧。任氏封夫人。清人何禮明作澆花

草堂志云：唐翼國夫人，本姓任，任緝守禱於祠，夢神人授以大珠，覺而有娠。明年四月十九日生女，稍長奉釋氏教甚謹，有僧過其家，珩疥滿體，衣服垢敝，見者心惡，獨女敬事之。一日，僧持衣求澆，女欣然灑之溪邊，每一漂衣，蓮花輒應手而出。驚異，求僧已不知所在。因識其地爲百花潭云。工部草堂旣宅此。故有詩云：「萬里橋邊一草堂，百花潭水卽滄浪」。又云「萬里橋西宅，百花潭北莊」。此澆花夫人與工部草堂之一段結合沿革也。放翁筆記云：「四月十九日，蜀人多游宴於此，謂之澆花日，亦謂此。」夫人塑像旣不可見，爲之悵惘，有頽云，「筵室英雄」。不知何人所題？造語奇拙，曰「筵室」，曰「雄」殆男妾乎？爲之失笑。

薛濤井在東門外望江樓，過萬年橋，疑卽萬里橋也。蜀中之橋，在江而較闊處，橋身稍長者，卽有頂欄，如長廊，且懸置匾額，中設茶座，爲行人休憩之所。於此爲始見，前所未睹也。薛井地濱大江，院落廣袤。大門畧曰成都市郊外第一公園。內甚曲折，屋宇複邃，澆竹猗猗。入門不數步卽見一井，石欄四周，鑄以石砌，製作甚古，井旁有碑，嵌入牆垣，大書曰薛濤井。中有餐館，茶座尤多，皆以薛濤井水爲號召。其中建築最大，外可望江，有樓翼然者，卽望江樓也。有小池，曲徑，而直其門曰枇杷門巷。倚角一亭，位於太湖石畔亦有左右修竹，叢翠環繞者，則曰吟詩樓。皆取當時薛居名稱畧之，係清光緒間伍崧生葉斐生重建而馬長鄉者所佈置。木刻楹聯，隨處皆是，以清中葉名人如何貞老輩居多，未暇筆錄。數小肆一，竹洪度集，及薛濤像。集爲費鏡陳所輯，陳留歸，居黎齋日使幕府甚久，博雅淹通，所收自極精審。而其中十離詩，贈元微之者則唐人說

蒼王保定撫晉中；載係浙東薛秀才贈元之作，其詞云：元相公在浙東，賓府有薛書記，酒後因爭令以酒器擲傷公獅子，遂出幕，既去，作十離詩以獻。大離主，筆離手，馬離腕，鸚鵡離籠，燕離巢，珠離掌，魚離池，鷹離轉，竹離亭，鏡離臺，……元公詩曰：馬上同携今日杯，洞邊還拂去年梅。年年只是人空老，處處何曾花不開。歌詠每添詩酒興，醅醑還命管絃來。尊前百事皆依舊，檢點惟無薛秀才。其說絕無可疑，不免李代桃僵。又謂得如於元，以此求續前好，尤重陳洪度矣。肆中售各種拓片，有楹帖而署其款曰：「薛濤觀書」，亦令人啼笑不得也。

第一次游薛濤井歸，有友告余：「此井亦後人所爲。另有薛濤墓在望江樓後二里許，墓前有枯井，幾不可見者，則真薛濤井也。」決再訪之。至五月十一日爲夏正四月八日，俗傳佛生日，居民有放生大會。乃與家兄及沈澆梅兄同往。人山人海，車過萬年橋卽不可行。步而往。至則望江樓以及公園各部，皆坐無隙地。炎日當空，汗出如瀉。二兄及澆兄，留園內。余獨鼓勇行城墓間，數間始得之。荒塚矗立，高大逾於他墓。墓前有碑，隸書畧曰：「唐四川校書薛洪度之墓」。碑陰畧修葺年月及緣起，則清光緒間沈澆梅所記。子龍虎，亦有附識，謂碑字猶仍段文昌之舊云。全唐詩小傳，濤年七十五，卒於成都，段文昌爲製墓志，其文不傳。墓去井里許，在民舍旁。鄭谷蜀中詩有：「小桃花繞薛濤墳」之句。今惟修竹，不見桃花矣。墓前數十步，轉角處果有古井。以石投之，水聲琮琤。然無闌，構造規模，亦不及前井遠甚。如傳所云去井里許，則亦以前井爲常也。二兄等更欲余導往。出公園後門，行田塍間，迷失道，幸得遠，及暮方歸。爲一絕云：

萬里橋邊弔薛濤，錦江春色久蕭條。蠻牋我亦同工者，不及勞名千古標。

蓋余於十八九年間，督製故宮牋紙多種，頗風行一時，憶寰宇才「後人知有蘇小而不知有我輩」之說，故有後二語以之解嘲耳。

華西端以華西大學而成名，為蓉城之「大學交民巷」，所有南北兩都後退之大學，既無不集中於此。華西大學復為川中唯一之教會大學，拉戰以還，聲聞益顯。此地名亦更膾炙人口。余以兩週教育廳廳長有守宅，至此。第一次訪郭不遇。因獨過華西大學，周行若干場所。時已傍晚，負責者皆散去。亦不願接，故未覓導。而奎校外景，固已在目。屋宇整潔，環境優美，夕陽在地，綠樹成蔭。男女同學，或羣或健，極盡閒適之致。果與渝都各校迥不相侔。校對面有廣益精舍，所築亦廣。半為廣場，道旁花樹鬱茂，或為球場運動之所。另一半則西式樓居若干棟，為教職員宿舍。郭所居，即其一也。並極清幽，一洗職時塵氛。於是藝居燕都，所見各大學情況，不替歷歷來潮。更憶二十六年七七以前，余在首都視兩女姪於金陵大學及金陵女大。時女大方新建，宮殿滿昂，鞏飛翼舉，以西方構造方式為其內洞，而貌以東方宮殿色澤。會幾何時，將成何狀？他且勿論。踴躍中不覺淚盈於睫。亟出門，驅車而歸。再往則以民廳胡廳長次威與郭君公宴余於其宅也。

五 書畫公展

余此次至蓉，稍拙作書畫不及百幀，於五月五日預展於揚督西街熊詒忠所主持之裕豐銀號。自次日至九日則公展於少城之四川美術協會，一時蓉城書畫名流，及軍政商界巨子咸集。蓉城文化爲蜀中頂點，承教者自多且夥。一時書畫名宿及鑑賞收藏家如芮敬予、林君揚、謝無量、羅文猷、向仙喬、余中英、李壬甫、楊孝慈、商藻庭、江梵衆、黃希成、張采芹、姜鶴笙諸君子，咸本舊識，或爲傾蓋，咸得獲教至多。深以爲幸。

敬于先生韻以詩章，錄之如左：

矯矯吳夫子，吾鄉美風塵。來穿巫峽上，快睹錦江濱。綠水紅蓮客，驚才絕齒人。宗風真似舅，無忌是前身。（原註：君爲武進莊思潛，思緘先生之甥，書畫獨傳衣鉢。）

毘陵清淑地，累代萃人文。沈郁流風歇，狐魔異術紛。迴瀾賢一柱，護法仗吾軍。積教當時盛，鼓旂應屬君。

鴻寶不能秘，搜來屢故知。淋漓屏映瀟，徘徊黍苗思。春草添離緒，秋霜點髮絲。盛名青眼在，曹霸未應悲。（原註：徘徊以下三句並用君圖畫中意）

趙敬謀兄則三十年舊雨，同客故都，當時之耨屨少年也。今則萬里征塵，相看老大。故亦有詩相贈：

燕市春鏡舊悲遙，益郡萍聚鬢俱凋，關山馬跡才人老，風雨雞鳴壯志消。積習未除餘翰墨，故交追憶半雲霄。（原註：謂思誠李略諸丈已下世。）相逢莫歎俯冠誤，畫史輸君姓字標。

他鄉故知，敬于則傾蓋如故，（余至蓉即以仰敬于先生之名往訪，然以為川人也。乃一見則承告爲溧陽同鄉，相知且在十年以上矣）。敬謀則自首猶新，蓋不勝身世之感矣。至黃希成兄爲之評定甲乙，張明煒兄爲之馳譽宣導，商澤庭先生遠道三顧，江楚衆先生扶病臨存，皆不可多得之盛釐。而始終主持其事爲之多方搗挖扞掖者，則拜壽朋、志韜、汝衡諸兄之賜爲多也。

嗟夫！余從政三十年，遭時鼎革，非無幸遇，偶有建樹，毀輒隨之。報國有心，應變之術，今盡世事如沸，國運旋轉，值此危急存亡之秋，乃以書畫末藝自見耶？於諸君子之體愛虛譽，滋益增其自長而已，謂之何哉？書此，亦自識其過也。

六 灌縣青城之勝

凡游蓉者，則灌縣青城自爲必到之地。余固素審此志，而意在得相當伴侶，獨游少興，過乘亦不便。以兩三人最爲理想，初約李汝衡兄，以其夫人亦初至此，彼且有小乳車可借，人數恰好，爲之欣然。而久候不諧，忽又聞裝灌道中有路規者，汝衡以爲慮，知其心無必去之志，乃決獨行。中國農民銀行夏副理開明正來告，謂有專車赴灌縣，即乘之行，時五月二十日也。偕往者，有農行會計某君，開明殷殷囑沿途照料，查至可感。車以十一時行，二時到灌，先換灌農行小憩，至某飯館午餐，某君突指同坐兩少年，謂：「君等不欲往青城乎？蓋僧吳先生同行？」乃相介紹，二君者一楊懋春，一荷亦豪，皆蓉農行職員，頃外調，將遠行，其都江堰之名，乘便亦一觀。以青城恐多轉折，故未決。某君復告以余可得縣府之護，必多便利。蓋行前曾承胡次威廳長電告縣府耳。二君欣然。余亦無得理想之伴。餐畢，即偕巡縣府。縣長孫君實先爲計行程。曰：「茲已三時，今日僅能至天師洞矣。明晨方可游覽，歷上清宮即歸，當在都江堰，三王廟相候也。」並言：「天師洞有唐刻三皇像，爲一審定之。」立以電話邀當家道人，爲留縣府招待室房間，乃啟行，與夫每人往返八十元，言明在山留宿一日，每乘爲百六十元，遠天師洞，已晚七時，與夫言：「平日此時，山門閉矣，距人遠，不易開，則奈何？」余知有備，漫應之，果開候。招待室在廟內，本有兩間，其一有男女二先像之，僅爐其一。有二榻，余獨佔一榻，楊荷二君共一榻。道人出被褥尚清潔，即晚

餐，雖臘肉雞蛋，亦殊豐腴。已昏然，卽就眠。聞梆梆之聲出叢木中。余竊殆知更鳥乎？旋小道士來告：「鳴聲此間特有，曰梆梆鳥，徹夜鳴不絕，猶報更也。」乃知所測不謬。翌日，黎明卽起。當家師易心整者，出見並親導游。此廟在隋大業間創造，始名延慶觀，唐改常道觀，宋名昭慶，今則概稱天師洞。洞景幽遠曲折，有所謂天師試劍石，兩石陡立，中縫如斧劈，梯而下，轉折復上，境極奇，故以名。所謂三皇像者，一伏羲，一神農，一黃帝，皆石製。泥始發見，因高置木架上。沈縣長矚其取下相示，似有難色。又訊之，知其石處有款，令拓字可矣。乃頃刻梯而上，拓以示余。文曰：

開元十二年，歲次癸亥，二月十二日，道士楊悟玄捐貲造像。保佑國泰平安，開闢清宮。齊體乃大類鄒文公，尚有北碑造像之風，其爲唐製無疑。有銀杏，云：唐植。六十圍，鋪乳勃勃，以木欄作圍。圍外布額，香燭遍四周，則土著燒香求福，以如所謂樹神者。道人云：「迷信旣無法祛，且有剝樹皮爲藥者，故祇得禁以欄耳。」天師殿前一樓樹，直竿上忽分兩枝，平衡而聳，謂爲天師手植。實則此接木之木，與北平故宮御花園之連理柏相同，無足異也。石刻數碑，有唐元宗御勅，以其時爲飛赴寺僧僭佔，元宗勅令仍歸道士，爲息僧道之爭者。道人且讀刻其一，後序正加建軒轅殿，一石製黃帝像，以三節麻石合成，頗巨偉，尙未開相。詢以何據？道人言：「嘗夢將石種畫木，因告以既有唐三皇像，卽以爲據可矣。唯唯而已。謂馮煥章先生雅識，令其配祀。稱妥尙以後各道家者流。余允其據南齋殿木爲畫數像，頗欣助。洞周轉嶮峻，叢翠圍繞，不愧「天下之

幽」。晨餐後，道人出紙索書，率爲書一聯。曰：

洞天第五， 鶴嶼環千。

又屬書一小條，成小詩一絕：

萬里追仙蹟，青城天下幽。山中無甲子，烽火正神州。

擲筆而行。嗣以四百元，再三推，罄諸香爐下。乃隨輿夫出後門。有徑，樛狹，下臨深淵。索有石欄，綫過人，故不能輿也。五里許，至上清宮。營家者馮姓下山矣。知客某，任招待，出茶葉鹿茸草，各購若干。又索書，寫成語「汲古得清醴，盪胸生蔚雲」一聯。又寫漁洋筆記青城山市一則與之。上清宮殿宇極而，且鮮裝塑，風景亦較平淡。平時以其高，爲看「日出」及「神燈」之所，必須留宿此間，方能得之。遇雨則休矣。「神燈」蓋不石上燐質之夜光，「日出」則嘗以大海之漲，尤勝於高山之巔也，吾見之屢矣。惟讀放翁詩「留上清宮云：『永夜寒窗灑上清，下聽萬壑度松聲。星長頓覺在人近，風雨何曾敗月明』」之句，（注云：是夕山下風雨，絕頂月明到曉）頗爲嚮往。而是日乃山上有雨，且爲月之下流，孫縣長且有灌口之約，無意再留，道人再三相挽，謝之而已。庭下方池一，據青城記載，輿地紀勝云：「高峯山上有天池，（在上清宮殿南）暫立上清宮於上，俗謂爲麻姑池，誤矣。」云云。今則偏左四事，捨級而下，築一方池，池上有碑，人指爲麻姑池，並告余謂近人眼君大千所書，余不欲下看，領之而已。遂下山，聽輿人所之。過道觀極多，輿人多以荒廢告。偶過一觀，必欲下，入之，規模極宏，亦有道人出迎，且正與土木，惜忘其名。因知輿人

爲節省時力多以此妄客，客亦不省，故人游青城者皆僅至上清宮與天師洞兩處而已。倘曷日多暇，至少於春秋佳日作一月之留，庶幾搜助全景，可略得其概耳。作小詩云：

來不觀日出，去不候神燈。行行空翠裏，無異身登雲。

下山，一路至都江堰，二王廟，景極清幽，四山蒼碧，如行畫圖中。而一面臨江，江流浩蕩，湍急如沸，亦如萬馬奔騰，排慕不可名狀。一滯一動，益臻奇妙，真乃如飲醇醪，飄飄欲仙矣。口占五言絕云：

湍急江如沸，雲深境若仙。奔騰來萬馬，澄翠列層巖。

二時，達三王廟，卽李冰父子廟也，過索橋，正易竹觀，卽所謂索也。每年必一易新者，長里許，平時走輻輳，但左右有索可扶。今則左右置新繩極高，人中行，僅容足，獨立無所倚，中置木板，多朽腐，時見孔及尺許，有板不絕如縷，下視洪流，失足而墜者，殆矣。輿夫置余橋頭，卽奔去。橋長過里許，余行將三分之二，神經突感緊張，呼警扶持而過，又不覺自笑也。入廟，孫縣長已先在，導觀都江堰分水處，爲述水利灌溉之功極詳。蓋都江在夏禹治水之時，卽禹首所開一峽山導江，東別爲沱。」華陽國志載：蜀主魚豢杜宇決玉壘山以除水患之地。其流域面積，包括灌、崇甯、邛崃江、岷江、雙流、新津、彭、新繁、成都、廣漢、新都、華陽、金堂等十四縣，面積二七八〇方公里。自二千餘年前，秦蜀郡太守李冰父子在此，（灌口西北，玉壘關外）岷江之中，設分水魚嘴，分引岷江之水爲內外二江，分別支流，以資灌溉。內江之系爲內江、蒲陽河、滄白江、

錦水河、柏條河、昆河、府河、走馬河、油子河、徐堰河、柏木河、磨底河、隴陽河。外江之系爲岷江正流，大朗河、江安河、楊柳河、河溝河、泊江河、黑石河、穆家河、龍安河、羊馬河、青陽河、西河，共計總長一、一七〇。九九公里。而岷江發源於萬山中，山高水急，海拔水程在三千公尺間，平均每一華里，水面降下達四公尺。古代岷江正流，卽今之外江下游。洩水爲害，外江沿岸，泛濫成災。其在左卽今之內江，則以水道不暢，頻年患旱。故李冰有鑿於此，遂築大堰，駘駘堆，分水入內江，使正流得免水患。而內江田疇，足資灌溉。都江堰成，旱則引水浸潤，雨則杜絕水門。自此成都平原，沃野千里，號稱陸海。益州記曰：「水旱從人，不知饑饉，時無荒年，天下謂之天府也。」此人定勝天，厥功之偉，不在禹下矣。每年內外江必須分期修浚。外江規定霜降（十月下旬）截流修理。立春（二月上旬）完工開堰。內江則規定立春（二月上旬）截流修理。清明（四月上旬）完工開堰。截流用楊槎（一種三角木叉）。淘挖堤埂用竹籠內砌卵石。護脚用羊圈。（一種方形圓木之架，內填卵石，深入河底以護堤脚者。）均爲一種原始治水之工具，而又利於沙石河床之用者，尤爲經濟便利。數千年來，尙無以改其道。其灌溉田畝面積，據四川省水利局之報告：最近統計內外江，共計二、九九二、六〇〇市畝。該局設有都江堰水利工程管理處，在此廟外照壁，詳繪都江堰城圖，極明晰有致。壁之如肺葉脈張，並錄治水歌訣。其中最著者，則李冰「深淘灘，低作堰」，二語。有冰原置刻石古碑，沈水底。明正德間，盧翊在內江東岸玉壘關山脚下之鳳棲窩掘得之，惜未能一見。又有二口訣曰：「遇澗截角」「逢正抽心」。則淘挖積淤，使河正流

暢之要道也。觀此可知爲民服務者，立業之艱，用力之勤，此僅一端而已，大可爲今日師法，吾人宜猛省也。

索橋以不用一釘鳴奇，而實利方面，自不及木石工程遠甚。倘能以近代建築易之，必較利便捷矣，自切實用多矣。固不必以原始工作矜耀也。孫縣長爲述此橋興建緣始，實由尖婦二人成之，故亦名尖婦橋。此一故事，至足動人，堪爲記之如左：

在某一不能紀年之遙遠時期，以灌口江流激蕩，過渡不易，一般渡頭舟子，時予過客以留難勒索之苦。一士人敢釁江邊，日躡身受，殊不能堪，發願獨力謀建一橋，日夜窮思設計，繪圖立說，請於當道，許之。又竭一人手足之力，構成此橋。行人乃得步行而過，稱便多矣。備兩旁無欄，步履不易，偶有失足者。舟子憤奪其業，控諸官，構成殺人之罪，此士子乃斃死。其妻冤痛悲憤而獄不能伸，乃立誓成夫遺志，於機杼燈影下，經若干凄辛時日，卽用織機構成一型，補其夫之缺失。用鼠代人，試驗成功。再請於官，成之。後人思念其功，因以尖婦名此橋云。

事雖不經，而衡以名實相副之理，必有因也。可以勵志助世，則甯信其有耳。

孫縣長仲余等周游全廟，上魁星閣，最高頂，可眺全江分水處，余景在目，日講掛畫，滔滔不絕。歷時甚久，在廟便餐，步行返縣府，爲述灌縣前後建設計畫梅祥。過伏龍觀，謂有孽龍爲害，李冰伏之於此。其說甚長，亦可寫一節唐人說蒼，茲不復贅。蓋此處山勢陡轉，奇石留鬼，水波迴盪，逆流澎湃，舟行至此，不免驚險。觀下一段陀盤石，上繫鐵鍊甚巨，當爲行舟時牽舟以救人之

用，遂誤以爲下有孽龍，實以鐵鎖也。一樹盤鬱，其大逾畝，古幹十圍，騰壑岩際，天矯非常。枝有入水者，隱之曰龍或差可也。泚公園，廣塢極大，綠樹濃蔭，一面臨江，風景亦勝。沈縣長謂某年大水，此間皆澤國也。歸城，楊君二君別去。余止宿縣府，留晚餐，孫縣長約縣府數友及浙人流寓此間之李子芳君作陪。李君能詩健談，善相，深夜始去。又與孫縣長談新縣制問題，更出紀念冊並索書畫。爲寫一小詩：

浩蕩都江漲，安瀾繼禹功。青城賢令尹，溯古見高風。

又爲畫圖一頁，波瀾太甚，借筆不辨紙墨矣。遂寢，已過子夜。

翌晨，原期中央銀行有車返蓉，失望。楊君二君來告，乃決乘票車行。託人代購票，昨夜已由縣府車站預定坐位。開車六時開，故五時許即別孫縣長到站。楊君二君亦至。候至七時許乃成行。購票人告余言：可乘獅子台，須倍其值爲一百六十元。此余第一次入川乘公路汽車，不解所聞，聽之。及開車，有不相識人導余入座，則司司機人同坐。蓋司機蓋一背之轉耳，不禁失笑。而司機共坐者爲三人，余坐半在炭簍上，以紙及所攜扇墊之，仍高下不平，左足支持甚苦。乃不得票。初宋憶及。至郫縣，距蓉僅一站矣。忽在車窗入一手，持票問余，乃覺。取視之，則白郫至蓉者，票值三十元有零耳，始知身爲「黃魚」。無可如何，自笑多一履歷，亦足珍也。十時，乃抵蓉，時爲五月二十二日。

七 仁壽之行

吳君大猷，與吾兒祖光同受業於南海陳鐸士先生之門。顧鐸士先生於二十五年創設農本局，約余贊其事，並以大猷為四川倉庫主任。余入川已三載，鐸士先生同辦農本局矣。大猷來晤，頗盡如故。鐸士先生不幸殉職於金水農場。大猷與余，均居渝市。以為鐸士先生安置眷屬，及身後公私預事，故往還益密。我大猷任仁壽縣長已逾三年有半。余既奉命研考新縣制現狀，思得與縣長相稔較深，可得真切之見聞者，宜莫大猷若。仁壽且距蓉密邇，故思往一行。以書抵大猷。大猷即遣人來迎。初以省垣諸務未竣，不果。及自青城還，適大猷又託其友牟君秋帆來邀。牟君則正以督催徵糧將往其地也。遂約於二十五日行。

是日，清晨，有微雨。余已遷居泰熙路中國農民銀行。秋帆來告：以赴仁壽中途橋梁斷，汽車不能開。乃以人力車行。中途打尖兩次，進飲食。下午三時至新田舖，計一百零五里，易泔率行。三十五里至清水舖宿。

清水舖旅店，第一進為茶座，敵對大道，不留宿者亦可小憩，或進餐，所謂打尖也。門口懸一兩面用紅紙糊之長方燈籠，橫懸若額，書某某旅店，兩端或更加「雞鳴早看天」等名句，有正中加木匾書某氏祠堂者。以沿途所見形式相類者比比，大概均為某姓家祠兼營之業。入第二進，則為一縱長橫短之天井，兩廡為臥室。居中之室為正房，為最上等。室中設相對兩床，中設小桌。余與秋

帆卽居此室。懸舊式布帳，從役卽將所捲床毯鋪就，未見原設。余不帶被，秋帆因以所有見讓，却之不可。或則用旅店中橫被，且向索枕，則出一舊式兩端彩繡之枕。秋帆見告謂有桂花油味甚濃。一燈熒然，燃菜油。十九卅起旅行況味，甚開先輩偶耐談及，彷彿似之。不圖此生遇年古人，亦復可喜。外表尙整潔，亦姑安之。有湖鎮長者來與秋帆談微糶事，瓜皮小帽，無事尙少，而人情似甚親遠。貌不腴，少血色，而意頗閒逸，當地紳糧之子姪輩也。有殷勤留客勾留中道之意。謝之乃去。夜寐極安。二十六晨五時卽發，至楊柳鄉十五里，迨早餐。司堂信之役爲一十五有餘之女郎，周旋食客兩廳數十桌上下城鄉人中，叫報照料，條理井然，容貌伏麗，面目不斜視，布衣整潔，神態不凡。秋帆驚爲風塵中奇跡。及去，中道聽輿人之言，亦謾比女者。始知有目共賞，不猶生「天涯何處無芳草」之感。又三十里至分水竹打尖。自分水嶺至縣城二十里，正午卽遠。計此道每人車價百五十元，滑竿價二百五十元，以十九世紀鄉村旅行風味，二百倍現代交通工具之值而得之，奇矣。

離縣城八里許，過一廣場，窺見豐碑屹立道右，其數爲三。下輿審視，則首見虞忠肅公允文神道碑。中爲朱狀元何栗。最末則殉縣城之知縣事某。立碑者，署名爲清咸豐間知仁壽縣事臨陵莊定安，兩端有碑坊各一，其一卽莊公德政坊也。莊氏爲余外家，而入界下輿，首瞻此蹟，則茲行殆亦前定耶？

大猷伉儷見余至，欣然出迎。正值瓜代極忙而款待周至，儀情兩深，可感也。縣府高層山頂，

下臨民舍，一覽入望，而無城垣，景殊奇特。聞此間產蟹，且爲江南之稱，昔有江南人官此携蟹。有清乾隆間碑記。且有黃蟹瓢黃花蟹蟹圖，刻石，畧敘似爲乾隆五十一年也。聞刻已上市，頗動衆願。大猷夫人爲致之，詢食法，以白煮告之。茲方夏至四月，蟹尚無毛。晁直徑三寸耳，自宋至成熱之候，亦無黃花可對。大猷夫人乃令采菊葉助盪洗。抗戰六年，深念泮澄湖之玉而蟹及平津道上楊柳青勝坊塗蟹，亦聊慰尋鱸之思耳。以余在蓉城偶躓傷胸，尙感微痛，又出虎骨酒爲佐，爲之霍然。亦足快也。成一詩：

六年不復更時蟹，今日居然解鬱陶。四月清和苗未秀，九秋風物味先明。橫行不覺思頑奴，細嚼真能覺活蟹。三百年前傳逸韻，黃花紫蟹託深豪。

余來時預計作三日留，連日求書者紛至，地方紳及縣臨時參議會縣黨部諸君，皆來談。大猷謂欲開一歡迎會，再三辭之，不可。余欲往謁虞忠肅墓，亦未到此以前之志願。大猷爲定於二十九日同往。其時適有坎拿大人黃思禮者，原在裝設一移董學校（譯音）以避空襲，自裝移此。（校中全數爲英漢傳童。）茲以生活過高，欲移北印度。黃善汕畫，欲并其所行出售。大猷則囑余出所携畫，及到此畫件，與黃作同開一公展。乃於二十八日於縣立圖書館爲此間空前之舉。觀者絡繹。

二十九日晨，乃與大猷秋帆及縣黨部書記長史君述堯鄉紳陳趾輝林次榮兩君，同謁虞忠肅墓。史君華陽人，曾與祖光共事於國立戲劇學校，精幹有爲，亦才士也。虞墓離縣城二十餘里，曰虞家塢。塢內並無虞姓後裔，謂已流寓浙之甯風云。墓址本宏而圍牆已拆，墓前儀飾皆圯，翁仲則身首

異處，舊碑已蝕，不見一字。清人爲立一碑，署曰：「宋故丞相虞忠肅公元文之墓」。後一墓，則相傳爲公之祖妣，然無可考。余等事由大猷令守墳者，預備以隻雞斗酒，豚蹄香燭致祭，且鳴爆竹。徘徊憑弔，無限感愴。卽就墓後進餐，相與議興建之策。余謂忠肅采石拒金，爲文人領兵有功民族之不可多得者。清爲女真之後，尙不廢春秋之祭（清代列入祀典）。而謂民國可忽視乎？尤其在抗戰拒敵之時，仁壽不乏財富，且多領兵巨室，發揚光大，以樹楷模，所費無多，此地方士紳之責也。諸君皆以爲然。大猷囑爲題記，補此沒字之碑。諸君咸懲惡之，乃卽席爲占二十八字。

肅對先生墓草萎，欲言無語意支離。英靈千古應如在，不盡低徊采石磯。

並加跋語云：

在神農抗戰之第六年，卽民國三十三年五月，余奉 國防最高委員會之命，由渝都返蓉，與川省府證商新縣制之研進，便謁虞忠肅公墓於仁壽，時晉宗大猷邑令，長旃縣者三年又六月矣。適屆瓜期，以隻雞斗酒，回來展拜。東望京華，烽火瀰漫，距金陵之淪於倭寇者忽亦六稔。撫今追昔，相與歎歎。知公之英靈，當長護采石磯頭，以俟收京也。因賦二十八字寄意。大猷正男地方紳商蔣蕪蕪，以申景慕，囑爲書之，俾勿忘斯行也。同謁者：南川吳大猷，涪陽史炳堯，富順牟秋帆，仁壽陳趾祥，林次棠。武進吳瀛記。

翌日，大猷出紙求爲書付勒石。余縣士紳約宴於臨參會，席間此詩，已紛傳矣。

三十一日，上午九時許，余縣各機關及全體士紳提前舉行聯合國日爲彩畫學校祖餞，同時爲余

之歡迎會於圖書館，大猷主席，關係者各有演詞，而翻譯人爲老於仁壽之某牧師，舉措多有輕視中國之習，演說時亦以此牧師爲舌人，大猷致詞時，迭譯已多不治。及此館長，更不介發一詞，爲之代首而罷。舌人奪主，前所未見。嗣乃知此館長亦教會中人，殆此牧師之學生也。余處賓位，忍之而已。會後有音樂隊興，聚餐攝景而散，衆數十人，整潔活潑可愛，同時有本地兒童攜柴來觀，相形之下，亦令人汗顏也。嗚呼！奈何！

仁壽臨時參議會議長謝君碧暉年逾五旬，曾任德爲等縣縣長多年，一老練穩重之士，與余談新縣制問題甚多。所談共同意見大致如下：制度問題較少，且民治必須經此階段，自無可議。隔鄰會以初由縣省府提出人選，故能與縣府合作者較多。利弊且不論，就目前狀況，似亦非此不可。但民衆教育與民治相距過遠，故各級民治機構，如鄉鎮民代表大會，保民大會等等名義，雖皆成立，實則一般人民，多不知其意義所在，且亦了無興趣。非有若干時期之教育黨團，不足爲功。故一切縣政以下民治機構，及新縣制重要設施；如土地陳報，粵清丈，鄉鎮造產與田賦，整理清查戶口與出動登記，在在均感財力之不敷，而歸根之癥結，皆在教育。以官教育，據告，新縣制規定一保一小學，倘必須做到，非特師資成問題，即學生亦難招致。此一問題之嚴重，誠難設想。新縣制主張政教合一，必全鄉鎮保長兼長小學，非特繁冗不能兼任，實則能力資格，多不足以稱之。故現已改定以專任爲原則。此項實驗，已歸失敗矣。謝議長又特提出一點：謂仁壽舊制，各鄉鎮小學經費，自籌自給，故富有之鄉鎮則小學亦較完善。自新縣制統籌統配而後，富有之鄉鎮，不欲以未鄉財力

他分，較前縮減甚多，於是低劣者未見進步，而完善者無不退化。且自各鄉學校經費統籌解縣，更統籌分配，由校具領，一解一領，銷耗周折，自不待言。目下交通不易，川旅之費，往往與所領不相上下，或且過之。延宕停頓，尤爲常事。僅一小學而已，此些須問題，已令人眉皺。他何言哉！因囑根據新縣制法令，逐項爲一檢討寄咏，承諾而別。

大猷預備交卸，其眷屬定六月二日返省。余與秋帆亦定是日同行。路程例爲二日，余意一日可達，免中途住宿。來時秋帆捫得一虱於其衣襟，此尤可懼。故與秋帆決作一日程，隨一僕，晚九時始達省。有微雨，幸免酷暑。乃才于於黑暗中，行郊外無人之境，幾兩小時許，秋帆之從，雖携有武器，而敵車歧路，心頗惴惴耳。

中途未出仁壽境時，忽遇前開會時之某牧師，獨御自行車，自蓉歸來。秋帆謂我：此彼往裝爲該校接洽專車，成功而歸，極稱其服務精神之可佩。及傍晚，余等車入滄陽境，則彼校專用之汽車，停阻途次，蓋機件或輪胎損矣，未知伊離之過。於是我輩以人力之超邁又直越機械之力而前，回顧此一羣黃髮碧眼之蠢稚，困集公路，不知今夜何止。余思緒乃不斷爲所激盪，於此人此事，物猶不得結綸。要之：卑視吾族，忠於所務，鄙野而辭學養，可爲概論。吾人見人之短亦自知其短，且不沒彼所長。「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或自勵之二道歟？

八 川北各縣

余尙未赴仁壽以前，聞家兄言農行同人自渝來者，以朱閔生協理爲領袖，將有川北各縣之游，詢余欲加入否？漢兄尤懇懇之，余正以求多職新縣制，謀歷各縣，但以仁壽之行，已有成議，似須先往，告之。朱先生願相候，乃決參加。及自仁返，休二日，於六月四日成行，家兄以留葬伯瑛，不往。同行者，朱先生及其女公子，漢兄及農行副理查君石村，查鄂人，青年俊秀之士，何尊竹先生之東床，曾留美，習於現代西方式之生活者。以漢兄之鼓勵，一試東方十八世紀式之旅行，已甚不凡矣。用農民銀行旅行車，并司機總姓，引導馮姓，共爲七人。總湘人樸實耐勞，個性極強，勇於任事，於此十餘縣之山道長征，獨負艱鉅之任，與現下一般司機者異，亦足紀也。

是日，晨八時出發，過西門外汽車檢査站，總司機與站中執事者忤，乃謂資格有問題。漢梅兄下車親與交涉，始放行，而扣總之司機執照，給臨時證而行，爲延誤一小時許，十時抵新都。忽有名之桂湖公園，卽新都公園，楊升庵先生祠也。園址極廣，楊祠爲其一部分，桂樹成林，有大壑合抱者，惜非其時，而荷花盛開，亭亭無際。余等皆久游南北兩都者，不特同有北海後湖之憶，因就湖濱茶座小憩，清風徐來，幽香頻送，流連極久。繼至寶光寺，一部分亦爲軍事學校，可見其規模之大，殿宇疊疊，佔地尤廣。山任招待僧，方面大耳，高視闊步，或其方丈也。尊余等歷大殿，塑像較少，而多以畫像代。其最誇張者，爲清代僧竹禪書畫，兩壁以丈二紙十幅拼成，可謂巨製，

而書畫皆惡濁。其餘十八應真等像，亦多此君之作。竹禪，鄂人，大約行脚甚遠，盛在北都僅地攤上可見其畫，不登大雅，入蜀之後，聞士大夫有言竹禪畫者，大異之，今乃知其飄蕩在此也。有羅漢堂五百張像，同人有作數羅漢之戲者，僧笑言戲得之相，卽謂「予以裝金」，意在捐募，極見機巧。竹林連綿里許，深菁鬱翠，各廟所無，僧又導觀柏林，參天合抱，不知其紀。傳兩樹交枝處，皆留一線如剪裁，無一相犯，驗之良是。僧言：駐軍以來，下爲操場，地不踏實，水亦不入，上爲煙燎，動兆焚如，傷死不少，言下極致歎惋。余謂可以媮告。答稱：主持者知之，且亦早通款曲，相慮極得，但便而習之，無如何也。言婉而有致。余因戲謂同人：此僧可做縣長，直造至大門，贈以茶資若干。朱先生又出百金爲所數羅漢香火資，點綴「裝金之請」也。和南笑受而去。當時同人於桂湖頗多留戀，決歸途再作一度遊憩，屆時並謁地方官談公事，茲且勿提。乃逕開車前行。過廣漢經武侯八陣圖故蹟，此所謂岸八陣，則數十土丘，排列縱橫，無異犛犛荒塚，盡頭處有砌入屋宇牆下者，黃土溼溜，草木不生，約略數之，得七八十堆，據傳：「敷之永不能盡，不可發掘，動有災異。」又云：曾有掘其一者，得五銖錢不少，當以後說爲是。湖其地，有武侯廟，亦混入佛氏神像，有碑，明代所立。文意大致：在保護古跡，禁止毀損，而指出其數爲七十有一。其左後有二碑，則楊升庵先生撰書，書法古拙樸茂，文不復憶矣。以余意度之；此犛犛者，決不神奇，至多爲當時練兵示進退掩護之用者，否則僅爲一批叢葬，亦未可知，欲窮其奇，似不妨發其二也。爲平均路程，酌留若干地點爲歸途下車計。過德陽羅江均未停頓。約午後五時，遂抵縣陽。

蘇陽城市不大，尙整潔可喜。中農中央兩行相距甚近，同人分寓兩處，中央自建行舍，有客房尤清潔。余及朱先生濺兄宿此。農行同人，盛筵款待，備極豐腴，兼具簡菜及魚，我輩未忘職都印象，受之尤感悚惕。余於到達時先託農行主任秦君達誠轉致縣長，同時往訪。達誠因同時束約之，縣長楊君得約即來，同入座，席間談新縣制問題極詳，楊君於中央訓練團受訓後，出任縣長，自他縣新闢至此，雖於本縣情況尙未深悉，而一般事例，固甚瞭然也。夜同人與秦主任談游程，以農行水利貸款關係，須參觀彰明上清堰之隴西渠及女兒堰，並游江油縣之中壩，及其他著名之寶鬪山，約七日返蘇陽，適爲夏正重五，尙在蘇陽同進清觴。

五日，清晨七時卽行，過彰明界參觀農行貸款之兩堰，工程師王君及近行所派會計某君同行，有加高新堰，爲水道加建橋樑者，有堵塞舊道改建新道者，時已至需水時期，農民需求灌溉之切，可於種種動作中見之。聞有某處以新舊道未能銜接，灌溉愆期，致將工程師毆辱情事，反之，則成穀之惰，較任何德政爲有效。吾國以農立國，此固爲政者所應念茲在茲者也。

午間抵江油之中壩場，有合作金庫，經理談君光耀，蘇之吳縣人，在家兄爲吳縣縣長時，曾爲屬官，見余乃誤爲家兄，朱先生前爲辨明，相與大曠。談君又言：此間有觀霧山，風景佳宜先往。乃於午餐後，以滑竿先抵此山。談君及金庫外勤陳君永溥同行，止山之極樂寺。寺外林木森鬱，頗幽秀，遠山一角，形態峭麗，此外無可觀。朱先生及濺兄皆謂有人告以此間有石燕山，石燕能飛，必欲一觀。僧人謂：雨後可得。訊石燕山之名，則惆恍不得要領，因無可他往，遂相與坐廳事談

天。一老僧相陪。早眠，備次日早行，有以觀霧相期者，笑告以吾等自霧都來，此間之霧，小巫之於大巫也，或避而矣。

六日，晨起，甫黎明先出寺周遊一過，果無霧。邀兄而以石燕詢僧人，小沙彌爭以所藏出際，則蛤蜊化石耳，何以言飛，名實不侔，乃如此。各取其二，以卅元購之。小沙彌喜出望外，有人謂藥肆中可得之，價廉甚，信乎？

離極樂寺登輿，至寶鬪山。仍須過中壩，在一茶廬小憩，亦兼旅店，大致情狀，與仁壽途中無殊。江油縣政府一秘書趙君者來，言江油縣長杜繁，平武縣長張一之，彰明縣長王文粹，以防軍駐紮供應問題，集中壩會談。因喇代達即晚晤見。一面並轉江油縣臨時參議會議長魏君逸齋，遂徑發寶鬪山。山石參差，曲徑盤澗，頗不易行。余所乘滑杆用輿夫三人，望之頗銜頰，而安步趨頰，他與直越以前，同游皆笑而過。余坐顧山景，亦殊不以爲意。聽輿人之言；其一曰：「今端午節矣，人家過節，我輩過劫，豈不可慘！」其二曰：「不然，汝太不知足，今日是何世界，人有朝晚不知死所者，我輩有吃有喝還有抽，高人一等矣。」又其三曰：「汝言甚是。」余亦奇之，以爲此輩乃能作此見道之語。因戲詢以須抽幾口，曰：「兩三口耳，其值則卅元。」曰：「一錢乎？」彼大笑曰：「先生外行，一錢三四十口矣。」余亦大笑。行經一羊腸，須步行，過峭壁，甚殊幽，而攀援不易，挽而上。前輿皆不見，僅余與藥兄二人而已。入後門，登樓至一閣事，明窗一列，遠望巖峯，甚可人意。甫坐定而前行者方來，既余等乃先至，蓋撻極也。知彼等由大門入，寺名曰雲崖，寶鬪

者，則唐時一仙人，所傳爲道家事，亦佛徒據而有之。有寶圖祀事神。左偏殿有所謂飛天殿者，木製轉輪，四週刻天堂神佛之像，可以人力推動，轉中軸旋轉，人物雕製作風良古，惜太高，目力不及，光線亦不佳，無法諦視。粘紅紙浮籤極多，有書宋明年號者，不能細審，不知何意也。謝無量先生爲文考證斷爲唐造，刻於殿廊。後爲閩羅十殿，殿後以鐵索繫至窗外，遠另一山頂，入魯班殿。又折另一嶺巔，亦有一小廟，索長各數丈，下臨數尋，每節雙環，寬二寸許長約一尺，適可從一足，稍高處，另有一索，可扶手。廟中沙彌以走索博香火資，一手扶索，一手執香燭踏索而過。先達魯班殿插香燭一半，又過另一嶺巔插完而返。乃可用兩手側身扶索，但有風，索上下盪漾，衣亦飄飛，慮捲蕩及索，則仍騰出一手擦衣而行，無難色，習有素也。回去之陳君永溥云：「曾試行，及五分之一，不能更進，而罷。」僧復導游後山，有峰中開，類青城之試劍石，峭壁大書別有天三字，則某時駐軍某所爲，有唐柏，已無皮枯死，下培黃土，尙有縣府保存告示。僧云：「二十六年時此柏示夢居民，謂有時疫流行，服其皮可愈。已而果然，乃皮盡而死。以土培之，亦縣府令，然不復生也。余笑謂：縣府保護告示，不免晚矣。允爲留一圖題云：

圖山有唐柏，古幹自森森。如何傳神異？轉以戕其生。「晉以明白煎，象以齒自焚」。

或者如來法，投虎自捨身。大愚成大智，世見原難明。吾意亦備恍，寫此留其真。

在崖雲寺午餐，時縣府來電請謂：各縣長當於歸中場時過談。寔議長則以病在水竹居，歸途請便訪之。餐畢，小休。仍原輿下山。輿行如飛，至險峻處，同游者均下乘。余亦願下。與人前肩者

不願，曰：「行耳，如此道，乃欲乘者下與耶？上山時，彼輩以吾與獨後，有譏笑之色，不知某等走松潘道上，千里以上之長程，日行百十里，初不作氣，後亦不竭，始終如一，所貴在此，豈爭一時短長者？彼輩乳臭，安知之。此等山道如行平地，茲小試以示之耳。」遂一氣數里，直置水邊，隨行一人，數欲與之換肩，皆搖首不願以示其勇。此一段表示與前上山時一番機噐，皆有獨到之見。內涵哲理，求之士大夫中亦不可多得，況在輿台。「十步之內必有芳草」，「禮失而求諸野」，古人不我欺也！

五時許，先抵水竹居訪蓮君。朱協理輩亦繼至，居三面環水，叢篠繞之，境殊清幽。據云：紅軍入川在此屠戮極衆。饑饉其景，清除而下居焉。主人字幼樵，父以復仇得爲清鄉司令，父歿，兄弟皆繼其業。幼樵並一任某縣長。

又任川省臨參會議員，歸任縣臨時參議會議長，貌清癯，頗儒雅，自言有肺疾，故居此養病。與談新縣制問題，其詞冷峻有條理，曰：「人力財力不足而外，一最大之問題，則貪污成風也。如何養廉？如何教育？萬宗歸一，仍以後者爲重。」因舉仁壽謝議長所言，經費統籌統配問題質之。則曰：「從舊制自給，是開倒車，似不可能。惟有縣預算多列預備費，不足者多予補助。此間議會曾有建議，並經省府核准。但府又加以補充，須經某種民意機構通過云云。則又增一虛文而已。其流弊亦可多一留礙也。」又與朱協理等雜談水利事項，所言皆冷靜親切，以時過促，約以書面開其意見而別。

返中壩，已近黃昏。乃由金庫通知三縣長，先後聯袂而至。並偕江油第二區區長門廂成，教廳視導主任白明教同來。在談經理寓會坐談。彰明縣王縣長於管、教、饑、饉四點，皆有明切報告，剴切鮮明，其人甚有條理，語多慨惋。平武張縣長，則地屬邊區，情勢少殊，其人則較於世故為深者。江油杜縣長則在川軍人改官，一望而知，處事當有果斷。區區長即中壩區長，與自視導主任，唯唯無所言，或以地位關係也。談經理言門泊事極簡，為杜縣長同學，約亦一流人。余仍示以所求，並提出教育方面所研詢各點，談至深夜，仍以書面叮囑而別。

翌日，晨起，朱協理再往參觀上清壩。余與漢兄及談經理，則同赴三縣長在區署之便餐。翌則王縣長已返彰明，以新闕任亟須交代也。張杜兩縣長及門區長同為主人。听省立農場吳場長初先，謂：「十年前舊相識。」余記憶力至弱，固極面善也。慚歎而已。少談，別去。張縣長席間談平武夷俗，頗多異聞。其地有土司，乃江蘇之江北籍。清乾隆時其祖先以武功鎮其地，為土司知，今則屬於平武為一鎮。世幾至今，亦城居，生活仍與內地人同。號令仍用清代有滿文之印信。易則失效，迄猶沿而不能改也。餐畢，在公園小憩，返金庫，有鄉人董老來晤，七十許老人，自述身世，知與余家有遠親。抗戰後，轉轅來此避地，以有子務服此間中行，又將他調。聞有故鄉客來，特走訪，並言清季服官鄂省，則余家亦正在鄂。兩村以愛聚而聯，深以不能生還故土為慮，乃為壯語慰之。神色頓舒，將登車矣，乃殷勤語別而去。離亂中萬里他鄉，遇自頭父老，作漢館語相對，殊難為懷耳。車四時辭中壩，渡口有太白祠，訪之。祠內皆清乾隆時碑記題詩，有傾圮者。太白塑像貌清癯

自督，工極尋常。屋僅三間兩楹，外府設一小學，院內右側一古松，亭亭有致，以是日重五，廟中人尚往觀龍舟矣。僅一學童司啟閉伏案攻讀，嘉其勤奮，憐之而行，太白以不羈才，承元宗殊寵，清平一闕，流豔千古。貴妃捧硯，不以爲忤，力士脫靴，乃終生爲所箝制。「天生我才必有用，」縱有小人扼其一端，而身後之千秋自若也。人貴自適其性，亦復何患。若以世俗論點斷之，則累生際遇，榮辱升沈爲此一事所左右者甚大，抑亦奇矣。口占一詩：

當代仙才百世師，風流磊落踴人思。清平一闕真奇絕，榮辱升沈概系之。

當日仍返抵縣陽，止焉。

八日，酷暑不可耐，因留縣陽小休。中交兩行約午餐，下午過縣陽城外五里許，訪子雲亭，初以爲陋室銘中所謂「四獨子雲亭」者，真乃在此。至其地，乃知道廟中建之以爲點綴，藉爲招徠遊人之地耳。寺清代乾隆時建，門外有樂臺，僅存鐵柱空架，然以此可知其規模。門口塑子雲像，工既粗劣，僅佔一角地，簡陋若土地祠，果本陋室銘意所建歟？入內闈無一人，空屋數楹而已。

與毗連處，更有一寺，亦殘敝不堪。牆頭大書某某古觀，茲乃忘之。則殿宇蟻蝕，塑像精奇，色澤亦古重可喜。雖毀損不少，而完整者尙多。亦空洞不見人跡。華嚴宏偉，大足流連。余因笑謂同游，大有「住持此寺不復入城」之念。據聞：川中內地，赤軍而還，此等廟觀正復不少。以與餘地相較，一家十餘口，蟄居一室，尙有覬覦爭奪視爲奇貨者，若得居此，則此間瑣瑣，何難繼室家爲哉？同人雖不謂然，亦無以難也。

兩築之間，巨石巍巍，古木黝立，姿態奇逸。有最厲負巨碑，石製渾樸拙茂，古趣盎然。其方向與兩寺，均不相涉，有知縣事者某，頗爲將琬墓碑，識云：「原有古文字，不可辨，磨去之。」以琬志琬傳，鐫碑前後皆滿，以爲得計。不知琬墓距此里許，可以望見，非特另有碑碣，帶表，及人馬儀飾之迹，卽方向亦絕不相同。豈有墓碑在此之理？可謂不思之甚！琬傳自有史載，知琬者有史可讀，何必鑿此？而乃磨滅古文，毀損名蹟，鑄此大錯，可痛恨也。

更前行山麓間，頗築砌不易步履，尖足而躓，幸無傷。將墓行約里許方遠，體制頗偉。墓前後碑碣重複，亦近代蔣氏子孫所補，銅製華表人馬，鱗互甚遠，製作僕茂，原迹無疑。間有殘缺，位置猶存。墓道中叢雜繁，大致皆爭取風水所致。大石馬不世出，終皆成爲一堆土偶頭而已。興盡歸來，暮色蒼茫矣。

九日，晨起雨。天候較涼，同人欣然，以甘雨隨車既免出汗，且少塵土也。乃於上午八時自縣陽出發，車過梓潼，在合作金庫小憩進食。喇經理王君留語縣長，約兩日後返此晤談。雨勢逾猛，沿途巨石嶙峋，古柏參天。傳此柏多漢張桓侯所植，本地稱之曰：張飛柏。比列兩旁，擦車而過，蔚爲大觀。而公路泥濘，車行極險，有時下車，步行沒踝，備極艱辛。四時許，馳抵劍閣，入縣城，路極狹，輻輳車。一路經過各縣，以此城規模最小，息農行合作金庫，雨益滂沱，羣須萬狀。經理某君九江人託以約晤地方官，承慨諾。既過晚餐，大衆皆燭，無牀榻，卽就櫃台及辦公桌安置。蚊鼠兼攻，漸亦入夢，未明卽起，雨勢不殺。經理爲設早餐，並約林專員楊縣長同坐，談新縣

制問題，林專員名維幹，年逾耳順，經驗極豐，精神矍鑠，於此項所論未有研著，出油印檢討文極長，謂：正擬提出省府行政會議。余受之，雖當時未能細讀，然聆所論列，知斷喻老手也。楊縣長聞已屆瓜代，唯唯而已。以雨甚，再三留。余等皆欲急行，附之。餐畢，即發。而道益難，險阻屢見。及劍門關，幸雨已細，乃下車步行，領略此天下雄關之景，一片山勢巖峻，石壁奇峭。石山一帶高峰，石紋直立，排列如城郭。左則橫斷如層臺，縱橫不知所屆，因憶巫峽之險，雖十二峰面目較此為多，乃不及其排轟。而一則舟行遠觀，一則身行山下，已成近視。故境界亦不相侔。春關秋菊，固亦各有其長。雨後雖無大片瀑布，而一線蜿蜒曲折作九節，亦復可觀。其下則濤聲如雷喧，乃殊不見水。空處則雜雲綠野，真令人心曠神怡。不忍舍去，行路艱苦，悉忘之矣。歸放翁詩：衣上征塵雜酒痕，遠游無處不消魂。此身合是詩人未？細雨騎驢過劍門。尤為神往。率記以詩：

劍關雄關裂缺開，濤聲澗底怒如雷。千巖羅列如城堞，萬嶺橫排若壘臺。雲擁山頭飛白絮，瀑懸峽口瀉金罍。長天雨後青如洗，一片奇峰映綠苔。

至遺骸者，所謂劍門關原有之建築，乃於築公路時拆去。據聞：關門原建之宏偉，決無妨於行車。當時有見所蓋鐵瓦尺度，亦遠逾常製，鑄造極精。柱皆合抱，工程可以想見。今乃「事如春夢了無痕」矣。易以近於西式之三角形石柱標識。林專員書刻太白工部放翁三詩人之劍關詩詠。雖甚雅緻，而置之如十字架四人墳墓。一面峭壁刻「天下雄關」四字，則僅若鋪面一招牌耳。其不能相稱甚明，古今人之不相及如此！進步歟？退步歟？至是慨也。遠見石壁下有「漢大將軍姜伯約屯兵處」

數字。另有題字數段，路窄難登，余不欲往。澆兒等願往細讀，則好事者之照跡也。廢然而返，相與一嘆而已。

時方過午，擬即日可抵廣元，乃登車續進，不料二時遠一橋，大雨中斷。適其地有路工處，集工人臨時加木，驅車而過。未及半，上層橫木移動，車後輪遂陷，猶以未墜橋下為幸。皆下車，則見斷橋堆木縱橫作兩層，長短參差不一，以常理測之，僅須一層較齊之板，便可安然而過。此乃工費而反不穩，不覺大奇。然已不可救，工人皆束手。再三與商，乃派人在數里外，肩負巨木來，合民夫與路工兩部人力，以土法起重，費三小時方出險。酬幣二百元。有人疑其藉此為利，未能斷也，更前行，須渡白河。公渡人言：「水驟漲，不可渡。」時已傍晚，路溜岸窄，車不易轉。商之再四，不可。車轉時，真有「盲人瞎馬，夜半深池」之概。車中人皆兢兢，幸未落水。折返一場，曰寶輪院，宿一「鷄鳴早看天」之旅店。僅二室，朱女公子佔一室，朱協理及澆兒同一室，余及查君石村同有榻鋪之概，決同宿車中。在一鄉館進晚餐，當爐有女，極意招待。出豆腐，分其半，三製，亦尚可口。餐費百數十元，在彼甚得善價，余輩食有魚，亦賴此并抑抑，故聽之。且殷殷囑明晨過早餐，謂當煮粥以候。

翌晨，為十一日，星期五。晨六時起，謀商渡。聞公路第五段段長寓近處，余與朱協理，同訪之。乃未起，不得已，出名刺，使促之，披衣下樓，翩翩美少年也。徐姓，名浪濤，浙之平湖人，余固生於平湖縣署，頗有他鄉故知之感。告以來意，慨然曰：「某嘗往渡口為設法。」留早餐，

謝之。約既定，晴夜自速盥洗，余等乃過昨館進食，至則未備。乃知昨所云者外交詞令也。促之，各進麪食。徐君來，乃同發，至渡口，水少退，而汽船壞，又不能渡，修理久之，始得過。中間坐渡頭，舟人所憩數小時，忽不見查君石村，平時余等下水游覽，查君必留車上，偶勸說之，輒曰：「余留美時，對世界著名之尼加拉（Niagara）大瀑布，且不一寓目，此何足游。」余詢以此行為何？相與發噱，今忽何在？人皆異之。余曰：「今日小朋友得小朋友耳。」頃之果與徐君同來，曰：「彼談之頃，知皆復且同學也。余曰：『何如？』」衆大笑，於是小朋友之稱，大著。朱協理動議；約徐同至廣元。石村曰：「頃已片遠徐夫人，決同行矣。」聞生以得公路段長保鏢為喜。余則稱為「喪咎」而來。途中遠多一伴。渡白河及嘉陵江。水激泥滑，總司機駕駛勇進，車上船及坡時，輒以速進為訣，湖險者數，皆得轉安。而費時極多，真乃「欲速不達」也。三時許，居然抵廣元，農行辦事處葉主任為預定宿舍於中國旅行社第二招待所，尚整潔，前進房不足。余則與蕩兄同居後小院，與廁所同一出入之門，亦姑聽之。葉主任馳書告縣長，聞在鄉。是晚縣府秘書楊家佐君來見，為羅縣長崇禮先容。談片時而去。楊江安人，年近耳順矣。作書寄渝都本會，並報家中。

十二日晨，六時起，大雨。羅縣長來見，號允嚴，若深人，年約卅許，精幹健談，極有條理。亦中訓班畢業，能書，兼長文字，俊才也。去後，縣臨時參議長樊伯強，黨部書記長姚中治兩君同來。樊頗白，老成謹飭一流。姚則少年樸質，訥訥寡言，略談而別。午後雨止。與同人閒行市街，亦頗整潔，廣元自抗戰而還，已成後方工業區域。香港既陷，遂成東南西北入川孔道。大事紛擾在

此建廠，規模甚宏，小規模之鉄工廠亦多。長行汽車，修理配件，大都均在此間。手工雕刻石硯頗有名。出旅居不遠，卽見若干家，有刻就陳列求售者，有正在施工者，大都亦自備色，工人就色爲各類圖刻，山水人物，花卉均備。工尙不惡，而石質不及端溪遠甚。所刻有劍閣風景，及松梅八駿等圖，有索值至兩千元以上者，少亦五百元，職前大約數元至十餘元而已。不若端溪澄泥之雅潔淳清也。同人亦無購者。游關廟乃有孔子牌位列圖像龕前。不禁生文人寄寓武人宇下之感，粗候廟石像石柱頗偉，製作亦古，正改作騰事機關。參觀農行新建行址，尙未竣工。五時，農行同人約晚餐，夜歸，與漢兄及石村說鬼，就寢極遲。

翌晨，早起，天已晴朗，乃游千佛崖，在縣北十里，爲廣元第一勝景，自唐開元五年，益州刺史韋抗鑿通峽道，建像始，至清咸豐四年止，代有石刻造像及題記，像皆毀色，尤爲難得，神工鬼斧，不可方物，而崩崖裂石，險不可登，故高處不易悉視，二十三年乙亥開川陝公路，由此經過。據聞當時地方人士，以爲本另有道，不必經此而不可得，於是此處造像，乃被炸去三分之二。依清咸豐四年石刻所記：全若佛像爲數一萬七千有奇，則所損當以萬計，可謂浩劫。愛美好古，人性所同，今之工應愛惜前人之工，此理至淺而易明，非高論也。何以竟有此事。教育文化之悲慘失敗，一致於此，言之滋痛。此岩石刻在藝術上之價值，當不在雲岡石闕敦煌石窟之下，乃名不若兩地之彰，亦有幸有不幸耳。傅崖側有大雲寺，寺碑木有盛名，過此乃未注意，有謂基地頹廢，刻像猶存，亦未由判別。縣志所載有千佛崖真卿碑，茲亦未見，是否亦在被炸之列，不可知矣。文字不

易摩拓，故世上絕無流傳，縣志稿列其目，亦零亂失次，爲少整比錄之如後：

計：唐碑二十七種，五代碑五種，宋碑二十六種，元碑二十六種，明碑八種，無國號碑四十二種，共一百二十八種。（本行數字均本縣志稿原文）

田匡祥趙師容張齊高題名 僖宗廣明二年六月。共六行，九十六字，真書。

（按劉燕庭三巴金石目錄作田匡祥造像。）

判官呂延宥等題名 廣明二年六月。共四行，三十六字。

劉重玖題名 唐僖宗中和二年閏七月三日。共四行，三十二字。

口口造像二種 共四行，漫漶不辨。

本路棍勾趙思題 （二三兩字，疑有誤。）共三行，十字。

唐益州長史韋抗造像 唐開元十年六月。逾寸大字二行，二十五字，真書。此外尙有詩刻五種。

種。

段文昌題名 唐憲宗元和二年四月。

鄭慈題名 唐宣宗大中十三年六月三日。

李景讓題名 （按以上四種均見三巴金石目錄）

左弼爲女郎造像

楊永福題名 （以上三種亦唐刻，並前兩種，皆在韋抗碑左右。）

內府令王綽顯瞻禮殿記 唐僖宗中和元年十月四日。

給事崔弘口瞻禮殿記 廣明二年二月。同上二種共五行，五十九字。

劍州刺史李諷造當陽佛像 唐懿宗咸通十四年二月。十五日，共五行，六十字。真書。

（按三巴金石目錄作李諷造象。）

趙執中等題名 甲辰年清明日共四行，二十三字，真書。

開元七年造像 共三行，真書。（只五六字可辨。）

僧廣行造觀音地藏像 唐天寶十五年，五月十五日。共四行，真書。（模糊不辨）

巴州刺史李穎造像 共四行，真書（模糊）

新授朝散大夫王何題記 唐僖宗中和二年五月九日。共十一行，九十七字，真書。（按三巴

金石目錄有○○造像年月與此同。）（按三巴金石目錄作王何造象廣明二年十月。）

王氏四娘造像 唐僖宗中和四年正月二十八日。共四行半，三十二字。（磨滅四字）

（按三巴金石目錄有此作王四娘造像中和四年正月。）

女弟子張修菩薩記 七字，真書，可辨。餘磨滅。

女弟子甘露口修抱石神王像 共二行，九字。真書。

女弟子菩薩口修神王像

共二行，九字，真書。

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李仁矩裝飾，二禮像。後唐明宗天成二年三月十一日。共九行。

約九十六字，（殘缺數字）真書。

劉處讓造像記 後唐明宗天成四年。第一行「劉處」二字，第二行「天成四年次巳」六字。第三行「安吉長幼」四字，可識。餘剝落。

（按三巴金石目錄作劉處讓造像記，天成二年十二月。）

李昌利造觀音像 共四行，十四字，真書。

造像殘碑一種 共八行，第一行「清信」二字，可識。

李氏九娘造像 共十行，字半磨滅。真書。

利州長史上柱國王行淹造觀音像 共三行，皇甫思義真書。

果州刺史王人 造像 一行，八字，真書。

張元濟造像 五字，正書。

建武將軍題名 八字，可辨，真書。

彭景室遺釋迦牟尼像 唐開元十年壬戌。共八行，一百〇一字，真書。

（按三巴金石目錄有彭景室造像開元十年二月，恐卽此刻，不知孰謬。）

利州刺史畢公柏堂寺臨像頌 約二十餘行，每行約五六十字，今存十七行。每行存上段十八

字。餘及後三行，模糊不辨。上方有「善提瑞頌」篆文四字。

(按三巴金石目錄作唐利州刺史畢公柏堂菩提瑞象額年月缺)

元和造像殘碑一種 僅「元和二年九月十四日」，數字可辨，餘泐。

直口檢校題名 僅數字，模糊。

廣明造像 廣明六年三月。共五行，僅十餘字可辨。

晉國夫人造像 廣明元年正月真書十餘字可辨。

信州普口造像 共九行，字俱剝落。

果州司兵參軍李貞節造像 一行，十四字。

雷口口造像 共十行，十餘字，模糊。

廣元陰陽陳翠峰記 一行，九字。

乾符造像殘碑 乾符三年八月。六十餘字。

王行淹造釋迦救苦觀音像 唐武后大周萬歲萬萬歲。共七行，字半模糊。

利州長史上柱國隋國公蘇頌造像 一行，三十字，真書。

開元十八年造像 在佛洞橫額。每行四字，前二行「大唐開元十八年」七字存，後僅存「勝

因佛書」四字。餘崩圮。真書。字大如斗。

高永成造日月像 上前二行磨泐，僅存迹像。第一行能辨者，有「歸林郎廣元路」六字。第

二行能辨者，有「高永成」三字。

李口口造像 中宗神龍二年三月八日。共二行，僅十餘字可辨。

石椁李适楊方共成八字 二行在佛座傍，真書。

宋崔吉與妻嚴氏遺釋伽像 宋高宗紹興八年正月。共九行，八十七字。

安宗說等題名 宋哲宗元祐三年正月。共十二行，四十八字，真書。此與崔吉造像同額，在

成就佛洞。（按三巴金石錄有此。）

吳郡孫戴等題名 宋哲宗元符庚辰正月。共四行，二十九字。

裴億再過百年堂題名 哲宗元符庚辰九月。共五行，三十三字。

（按三巴金石錄作裴億題名，元符三年九月）

新授知度支山南西院事袁誠造如意輪菩薩像 元符壬辰十一月，共四行，四十字。

進士馮贍題名 丁卯六月，共五行，二十餘字，真書，在袁誠造像後。

進士李潛題名 韋抗碑邊。

利州刺史李合等題名

東明縣兩種，合一方 大小各九字，不成句。

重刊金像記 宋高宗紹興八年十月，共五行，十餘字，漫漶過半。

子威伯讓伯潛仲舒題名 己亥孟冬月，共三行，十餘字，真書。

漢州刺史造像 宋哲宗元符四年二月三日，共七行，字半漫漶。

山東李升等餞飲題名

宋神宗熙寧甲寅，春十六日，共大字二行半，廿二字，真書。

同州白水縣口口造釋伽佛二尊

宋高宗紹興九年，正月十五日，共八行，字半漫漶，真書。

在李承等題名下方。

王孟聃等題名

宋哲宗紹興丙子蠟月初九日，共二行，三十五字，漫漶五字。

利州路轉運使造像

宋高宗紹興八年三月十七日，共七行，字漫漶。

釋迦造像

高宗紹興八年，戊子三月二十二日，共三行。

段碑題名

宋仁宗嘉祐庚子九月。共二行，真書十二大字。

李康伯題名

真書五大字。

李少逸題名

真書四大字。

女弟子郝氏造像

共二行，僅數字可辨。

奉州客人溫友妻田氏遺金剛像

高宗紹興九年三月，共四行，真書。

辟谷禪日押兵等題名

九字，真書。

女弟子郝氏重裝佛像記

紹興九年正月十四日，共三行，三十一字，真書。

郿縣尉吳紀造像

共二行，十一字。

梓州司兵題名

一行，真書，僅數字可辨。

奉爲公主直司李元題 一行，十字，真書。

薛使君遺像三稱 共四行，真書。

河州女弟子王氏遺像 紹興八年，正月二十六日，共四行，二十九字。

柳道柳端兄弟遺如來臥像，原作臥如來像 紹興八年二月八日，共五行，八十七字，行書，

漫漶十餘字。

鄧雅等按史太保題名 宋眞宗祥符乙卯年八月十一日，共三行，五十四字，真書。

（按三巴金石目錄有此，作祥符八年八月。）

宋 顯造賢規于佛像 十一字，正書，半已漫漶。

鳳翔府國闕八字 四字漫漶。

甄以道等題名 高宗紹興辛巳九月，共三行，二十七字，真書。

（按三巴金石目錄有此，作紹興三十一年九月。）

轉運使李光等題名 仁宗嘉祐庚子三月二十三日，共六行，五十八字，真書。

四川安撫使王欽若等題名 眞宗咸平辛丑四月二日，共三行廿一字。旁有昌大防黃少微字。

（按三巴金石目錄有此，作咸平四年四月。）

轉運按察使崔峰等題名 碑在大雲寺，高八九尺，寬四尺，徑四寸。（原文如此，似爲厚

也。）第一行存「廣」字；第二行存「肅郡」二字；第三行存八字；第四行存十一字，後附

徑寸真書三行，五十四字，卽題名也。碑陰刻有徑寸真書，數百字，漫漶不可辨。碑側

有李康伯段綽題名。（按三巴金石目錄記碑側李康伯李少逸題名年月缺。段綽題名，嘉祐

五年九月。）碑頭有雙龍卽「大雲寺」三字。（按三巴金石目錄作「宋千佛崖窟碑」等題

名碑」此「峰」字應爲「嶧」字之誤。金石錄並注有「慶曆」二字年號。）

尙書屯田郎中知益昌郡王東 題名 神宗熙寧甲寅降聖節日。共五行，三十三字，真書。

楊道卿等題名 宋英宗治平四年丁未，共七行，五十六字，篆書。

（按三巴金石目錄有此，作治平四年四月。）

同州呂再興等裝釋迦佛記 紹興八年二月八日。共七行，六十字，真書。

越國夫人四十二娘重佛勸（疑有譌字）毗盧佛像 蜀王建乾德六年七月十五日，共六行，七

十六字。

千佛岩尊勝陀羅尼石幢 蜀明和明德四年丙午九月中旬，真書三面，僅一面可辨。

越國夫人路氏造像 共八行，一百餘字，真書，後行漫漶十餘字。

（按右三種，三巴金石目錄載：千佛岩尊勝陀羅尼石幢明德四年九月。千佛崖越國夫人造像

二種乾德六年七月。）

四川守省奉嗣大夫姚家奴尹忠裝佛像記 元順帝至正三年，共六行，五十五字。

何晏造地藏菩薩記 共四行，十一字。

何妥造觀音菩薩記 共四行，十一字。

雲南守省監察御史脫歡等題名二種 一係陝西路題名，字蹟漫漶。一有「元順帝至正四年甲申」等字，約略可見。

陝西諸道監察御史范白字去非題名 元至正五年，共九行，八十三字，真書。

光祿大夫行中書省平章政事魯明卿裝佛像記 元至正八年十月二十九日共八行七十二字。

監察御史赫仙普化等題名 元至正五年，共九行，八十三字，真書。

奉議大夫領僉等題名 元至正五年，共九行，六十五字，真書。

七十殘題名 共八行，後十餘字，僅可辨，餘漫漶。

僧妙金裝飾千佛記 元至正八年八月十五日，共五行，四十六字。

王遠任寬修千佛樓開記 元至元庚辰九月，共八行，五十七字。

仲元等題名 元順帝至正八年十二月十七日，共五行，存三十一字，餘漫漶。

同知韋 重修棧道記 元世祖至元 嘉平渠江山行絕句十首，崖石崩裂，漫漶不全。至元乙丑

殘碑 僅數字可辨。

貼的斤月巴立意卜花造像二種 上一種漫漶，真書，可辨者十餘字。

藍溪捉鎮梁天佑裝觀音像 元順帝至正七年三月，共七行，四十六字。真書。

裝像殘碑 僅半段，有「雲南諸路」等十七字。

忽都魯題名 元文帝至順辛未，共八行，真書，五十三字。

法忽爾丁等裝佛像記 元至正十五年十月，共十行，真書。

美里古吉裝佛像記 元至正丙戌共六行，五十一字，真書。

王茂材題名 元至正七年丁亥，共六行，四十二字，真書。

普達寶禮題名 元至正丙戌夏月，共九行，七十八字，真書。

寗人薛裝觀音像 共八行，字漫漶不可辨。

前資善大夫佛嘉閣裝佛像記 元至正七年六月，共六行，五十六字，真書。

榮兒只班奉調像記 元至正三年二月，共四行，三十五字，真書。

帖木兒卜花裝佛四堂記 元至正七年十月，共六行，五十七字，真書。

御史官管勾耳力鬼承務題名 元至正八年三月，共五行，四十七字，真書。

廣元路經歷陳文秀裝佛像記 元至正乙未辰月，共六行，四十五字。

完者帖木兒題名 元至正十五年十月，共八行，真書，漫漶不辨。

鄧振先詠千佛 岩七律一首 明神宗萬曆巳酉冬，行書。

劉崇文千佛 岩漫興七古一首。明萬曆庚辰四月共十八行，真書。

詠千佛岩五律二首 明嘉靖二十四年，真書。

朝邑縣黃橋等裝貼千佛記 明天啟二年，共五行，九十二字，真書。

來天球張敏聯七律一首 大明正德壬申七月，真書。

嘉州府右果毅李善遠暨縣谷各縣題名 共十七行，兩列。

提學僉事蘇州胡汝森等題名 明嘉靖癸丑九月，共九行，一百零七字，真書。

浮梁千佛岩偶書 明嘉靖癸丑九月，共九行，一百零二字，真書。

任瀨晚次千佛岩洞漫書 七律一首。共六行。真書。

會稽何宗 裝七律一首 明正統辛酉十月。

宣德郎利州錄事造像 字盡漫漶

魯劉天民昧千佛岩五絕一首。

右佛像題記凡一百三十五目，由廣元縣志稿輿地志古蹟篇摘錄而得，與稿記總目一百二十八種之數不符，其中見於劉燕庭三巴金石目錄者，僅二十有一種。記載亦微有異同（已於各目下附記）。而劉錄內尚有千佛崖屈突季將造像記，開元十八年，李先淵等題名，嘉祐五年三月。及千佛崖曰口觀象，中和三年八月。三種，爲此目所無。原稿體例複雜，分類不清，標題亦甚不一致，其中雜有題名，顯然在千佛崖以外之刻石甚多，雖剔除，是否仍不屬雜，無法比證，一也。懸崖刻石，率稱以碑，二也。此若以佛像爲主體，此目乃焉就題字爲目，喧賓奪主，則有像而無書者，自多漏列，三也。書僅記目，不列內容，其摘目有無舛謬，無由判別，四也。目中有所謂裝佛像記者當爲裝飾佛像之一種功德，或與刻石造像並不必同一時期，且有僅爲題名，皆與佛像本體無與，五也。至於書

體有列有不列，楷真大小，（真書，原配稱正書，或楷書。且有分大楷小楷者，不知如何比例。茲一律改作真書。）隨意率用，魯魚亥豕，在所難免，其小焉者耳。余蹤游踪所及，目力所接，為時甚暫，高不可登，不能窺其全豹。就茲目所及者，見十之一二而已。造象固瓌璋壯麗，不可方物，書亦可觀。茲目雖不中肯綮，而可以得所依據，引為傍證，知其彷彿，故冀附著之吾記。汰其混入之顯著者，以存泥爪。從可見自唐及明，燦然大備。造像時期，亦如所題，可於目中見之。則代表雕刻圖案作風嬗遞之迹，為期之久，將無與倫比。若能作十日之留，徘徊其下，攝製影片，為之編記明晰，排比精整，詳其文字。斯無異入古今雕塑比較博物館中，欲一研歷朝作風異同所在，無逾於此矣！就此一點而言，則其價值又豈在雲崗燉煌之下？殊無疑義。惜哉！既於公路工程之值，毀其三一。此目復視擊湖車，未成全毀，即書目上溯真卿，下訖有明。乃如清代咸豐刻石，余所目睹者，此亦無有。其中遺漏，益無可疑。所記在被毀以前，抑在其後？亦不可知。蓋此稿據清乾隆二十二年知縣張展猷創修之志。而於民國十四年至二十八年間，廣續修訂而成。此目何時所記，既無蹟可尋，此外亦鮮參考之方。竊恐久更澌滅，特為鄭重書之。然以咸豐刻石所記：佛像一萬七千有奇之數衡之，則題字不及百分之一。使能如所期，重為全部逐一之編訂，誠洋洋乎大觀哉！遐想所及，亦如過屠門而大嚼也。

古人游千佛岩者，題詠甚多。寫景較詳者，以明人劉崇文為最，並錄之以見一般：

千佛有龍來幾時，上傳勝國鐫字碑。勝國而上那記諸，滄江翠巖難為齊。我行問俗幾駐旆，

有時解帶還探奇。援蘿躋蹬挾風雨，小窟大窟隨所之。花宮梵宇宛平地，鬼斧神工不可窺。反壁勒痕半磨滅，存者漫漶校轉疑。洶流播瀼洗崖面，坳脫巖剔仍指頤。乃知韋抗此功德，雲根鑿處混沌滴。我思操椎斲斧者，矯若猘獠棧開頭。百相千相隨手出，玲瓏帶鬚龍象姿。給園一片黃金地，舍衛成空今在茲。跣趺少息仍訪古，名題烏篆留龍和。文昌老去扶藜死，李先更矧渾渾隨。咸平舉士王欽若，眉宇彷彿參紫芝。仰面屏巒煥金燄，欲往從之無丹梯。恒河佛數那可記，鑄者大千猶堪嗤。無樹無台更無物，古者祇有慧能知。我悲多佛緣相累，願殘臂斷墮江湖。山影半天落溱面，如鶴鷗鷺逃禪窟。柏堂何處大雲散，組橋跨澗空漣漪。青冥長嘯月皎皎，灘聲鳥聲和我詩。

余等在千佛岩下，流連約一小時。余又默念人類習慣，輒喜誇大，地名尤然，是則千佛岩者，佛數果千，必名百萬。卽我佛以妄語爲戒，亦必名實相符。何以萬七千餘之佛像，而乃千其名？寧不可怪！既乃悟千佛之稱，必在韋抗鑿通之始，歷代增造，乃至此數。此蓋未經人道，並識之以賀來者。

其時有人相告，半山有徑可登。朱協理奮勇欲上，余以新雨之後，路滑而陡陀不平，褊窄難行，謝不能從。聞生乃果折返，確行不得也。勇欲一訪古棧道，車行約廿里，途復泥濘，中途已有數車縱橫深陷，不得過。鑑於覆轍，乃下車徒步泥濘中，左轉約四五里，兩山兀立相對，高可接天，江流紆折，斷崖千尺。沿江一而有公路，正吾人涉足之地，卽古棧道遺址之下。蓋當時臨岩以木板

沿山築道，下以木柱斜角仰撐，以過人馬。今則循其故道，展寬其下之路，以爲公路。仰視岩間石孔，卽從前架道之跡也。遙望一石斜欹，其孔作半月形，如洞門然，意卽所謂明月峽得名之山乎？詢之，果明月峽也。趨過，則兩山對峙之口，形似巫峽，不及其廣闊而深邃過之。水勢湍迴，峰嵐奇峭，據云：赤軍入川攻廣元時，川軍據此爲守，相持極久，賊要隘也。過此爲朝天驛，再前，則西秦第一關出蜀而入秦矣。關山益高而勢益險，甚更奇，同人笑而進止，皆以「將如何得止境？」爲問。乃以軍不能來，足力就憊。雖不能至，心嚮往之。未盡興而返，留有餘也。

步行返停車之所，沿途玩賞石壁，層岩極奇，始知吾國畫山水各種皴法所謂解索斧劈披麻皴頭荷葉亂柴亂麻之類無不盡有。此外並有如層礮累砌，重巖懸者則尙未前見。逸兄謂余：可試擬之。余謂雲林畫石，有近似者。惟以清倩參差之筆出之，不若是之整齊重滯，倘以入畫，恐不能錯落有致，乃真若一段牆垣，故古人不爲耳。

下午二時，大華紗廠約參觀，經理周君，鄂人。同觀全廠各部，自棉花以至成紗，打包，佈置井然。男女工人數以千計，另有實驗部，爲試驗及全部雛形之設置。一方爲研究者種種改進實驗之用。一方則爲工人初入廠者以此爲練習全部技術之地。此廠日出紗一萬五千錠，謂在選川紗廠居第二位。重慶部分及總發動機，皆在山洞之中。敵機數來襲，每次集中投彈，多落山頭。彈痕宛然，廢房亦有小受損處，不爲害也。參觀歷一時許，周君謂現有財產所值數字甚鉅，卽廠屋所費，已逾千萬矣。

田廠渡江，行約一里許，游泉澤寺，寺爲武后仿建。縣志稿不載地名，惟載武后故宅在縣北。輿地紀勝；在利州一里振恩寺，又有梳洗樓在州西北渡江二里。與此是一是二？不了了。寺瀕江居山半，厝級而上。新建平臺，可作臨江憑憩之所。級半，過一洞門，內有石刻像若干具，中僅據鼎似有宋明年號，所憶模糊矣。入寺門，僅一廡事，不類殿宇。偏左上一角塑像數具，右端一坐像，貌若書生，作比丘尼裝束敷座而坐，有標識書「武后像」三字。塑工粗劣，傳當時泉澤建寺，曾由宮內頒發后像塑造，幾經兵燹，嘗非故物矣。右有石刻像，則民國八年劉存厚駐軍於此所爲，有拓片出售。余一見卽知其據無雙，本所摹繪者，視其款，果然。風襲霧發，舞帶雲裝，似不足以盡武后也。存厚爲題郭芬農水龍吟一闋云：

一椽岑落山邱，斷紅門掩春松翠。珠塵漫沒，燕泥狼籍，霜裝風帔，絕代佳人，號爲天子，而今已矣。祇歸環月下，嚼關夜半，看將搵，傷心淚。休說春宮荒穢，古好雄大都狐媚。灑移宿據，魏世而後，幾朝九份。素手書元，低鸞端冕，史編無已。縱滄桑變盡，懸窗帷箔，有龍虎氣。

詞意有獨到處。換頭以後，下半闋各語，尤新穎不落常調。故爲錄之。

再上層中有大佛像，雕極偉，莊嚴華麗，兼而有之。四周裝飾護法諸神，煇煇如生。色澤似間有新補，而大致靜穆可喜。與千佛岩可以媲美，歎爲觀止。所不幸者：佛頭在丈六以上，乃竟有人梯登而題其額，意在一顯身手。頗佩其不憚煩而有勇，乃不免實做「着莖」惡劇。佛果有靈者，宜

使此君一墮十八層泥犁地獄，令一辨天壤之因果也。

武后女主中之矯矯，視漢之呂后，清之慈禧，高出多矣。讀新唐書后傳：徐敬業敗，裴炎誅，后大拂志。一日，召羣臣廷議曰：「朕於天下無負，若等知之乎？」羣臣唯唯。曰：「朕輔先帝，踰三十年。憂勞天下，俯位富貴，朕所與也。天下安佚，朕所寤也。先帝委羣臣以社稷爲託，不敢愛身而知愛人。今爲戎首者，皆將相，何見負之遽？且受遺命老臣，抗扞難制，有若裴炎乎？世世將相，能合亡命，有若徐敬業乎？宿將善戰，有若程務挺乎？彼皆人豪，不利於朕，朕能戮之。公等才有過彼，蚤爲之！不然，隲以事朕，無貽天下笑！」羣臣頓首，不敢仰視。曰：「惟陛下命。」雖恣睢裏岸，而氣概自非尋倫。叱吒英風，過於項羽多矣。婦人有此，不慕可愛歟？至其愛才與任賢，一時盛業彪炳千古，亦爲人主中不可多得之選。高宗徇風而昏，中宗開儒，故后得取而代之。使非后，其爲治益素無疑也。世徒以穢亂短之，則薛沈二張未能亂政，其視歷代后妃干政之帝王，容知多矣！過去論者，固於男女之見，作頭巾之語，豈得謂平。因爲小詩，張之：

女主英風足自尊！
縣縣皇澤過猶存。
憂勞天下視無負！
善任并州狄納言。

游皇澤寺歸，余等同赴羅縣長約晚餐。時已黃昏，步行過縣署，署猶舊式，院宇深邃，庭樹極幽。羅縣長已遲於廳，坐客除余及朱協理逸兄石村葉主任而外，尙有一糧食部科長某君及樊議長，與縣府楊秘書爲陪。饌極精，盤筵不多，而皆豐盛。在陪都所不可得者。餐畢，論正事而外，雜談書畫紙墨。羅縣長固精書，好藏墨，言之尤津津也。告以明日行，向索縣志，云：有未定本之縣志

稿，約明晨可送來，即余前所述本也。

辭出，與宋協理諸君夜訪中央銀行袁主任。袁與余有中表誼，而前未相見，萬里相逢，道故極懽。爲言秦園以外山水之勝，徒爲神往而已。并云：歸途過劍閣，有武運驛之覺圓寺畫像，傳爲隋畫，宜往一觀云。匆匆辭歸，袁於頃刻間答拜，澆梅未及歸其室，即在余屋坐談片時而去。

疲甚就寢，將十一時矣。忽聞澆兄在後進室內責詢侍役之弊，旋知行裝被竊，值在萬元以上。蓋晨間外道有空室，侍役來報，詢外遷否？余覺澆兄不得，遂遷移出。嗣澆兄來，乃告之。以僅此一屋，並爲聯床之謀。忽又中止，午盾由大華歸，約三時，令侍役鎖門而出。不謂數小時間，遽有此尖。余默察侍役神色坦然，不以爲異，知其非由意外也。

九 川北歸程

十四日，星期一，晨興，決於今日返程，遂先由澆元與招待所經理協議昨日竊案，誘緝及捕獲之策，以葉主任居中，得一協定而行。此亦戰前在上等旅店中絕無之事，今則似已習聞。此經理者意求掩蓋，亦可謂近勇矣。七時許，車自廣元發。羅縣長飭人送縣志稿來，乃於車中讀之。途中車壞兩次，一度鋼板折斷，而所攜鋼板釘孔不符。總司機以泥塗中修整極苦，費時亦多。一度則引擎起油之一種膠質品損裂，直毫無補充之策。乃以五十元購豬脬一具代之。長途更不復壞，作用不遜原品，有一不濟，則進退兩難矣。殆哉！而抗戰中利用科學工具，我國工人賴以土法為特殊補救，其聰明亦不可及也。

是日原定之計，擬過劍閣不停，直達梓潼息。乃以車壞路溜，行程不得不誤，過劍閣時，停車城外，有來時遺物，在金庫，使人往取。幸經理不在，取得即行，未作周旋。而時已過晚，梓潼已不可達。決宿武連驛，訪覺圓寺。至此，公路有二道；一新道，較低平，即來時所行，新築泥溜，車輪深陷達五六寸，幾不能上，大為所窘者。二舊道，坡度甚陡，轉折亦較險，然路平而堅實，較少泥足之險。事之不能兩全往往如此。武連驛則舊道所經，以對新道深具戒心，故敢取舊道，於計亦得。果陡而窄，時用兢兢，遂武連驛已近黃昏。以圖明日早行，下車即覓得一導，步至覺圓寺，聞無一人。而有戲畫之大殿，已改為倉庫，使導者往返數四，始覓得住持僧，及掌匙者來。收月入

殿，積穀遮半牆。掌燈登殿上，薄而觀之。則如來應真事跡，四壁皆滿。雖燈光暗淡之下，榭米磨擦之上，腳踏不穩，眼看不清，然而非附畫也。充其量，明之匠畫而已。不免失望。皮鞋兩足，亦成糧倉，致難舉步。不得已，至階前抖而出之，獸計三數人所損，際此米價如珠之會，亦一殃民之舉也。罪過罪過！出寺，覓得宿店，亦爲「紳糧」故宅。相當糝潔，然亦懼有鼠蟻，以新木板鋪設爲榻，差可高枕，庭階之下，一樹蕭疎，月明如畫，草草果腹，閒坐茗話，約一小時許，竟日疲勞爲之舒息。而蹇司機以病聞，不無憫憫，慮又將留滯此間。石村自覓能代其役，乃安然就枕。

十五日，黎明而起。蹇司機已能服役。乃發武連驛，十時，達梓潼。以來時未作游覽，而梓潼以文昌帝君故鄉著，故至文昌廟，卽下車。

梓潼之文廟，卽文昌廟，而孔廟無聞。或奪孔聖人之席矣。與關廟毗連，梓潼之文武二廟也。文廟亦稱帝君廟，顏其額曰帝鄉。作米家書，超逸有致，署民國正朔，不憶其爲何人手筆矣。帝君嬰姓，以陰陽文著名，乃不見正史。三教搜神大全記：梓潼神成神事蹟，謂：神自稱張尸老之子，名亞，唐玄宗入蜀，神迎於萬里橋，此爲受封之始。蓋明皇隨信道教，而道教中人，大顯神通，均以此際爲盛。僖宗時，又晉封爲王。生前事蹟，並不能詳。廟中碑刻，陰陽文而外，頌贊極多，後殿亦仿啟聖殿例，祀其先輩，亦無傳記可見。相傳：張獻忠屠蜀，入梓潼。以帝君張姓，自爲文祭之曰：「你姓張，咱老子也姓張！咱與你聯了宗吧。」梓潼遂免於屠。帝君乃益得梓潼人之崇拜。此一段故實，可以證明凡一莫明其妙之因，於偶一場合，能收莫明其妙之用，而得莫明其妙之果。

此科學之所不能解，而哲學解之，亦即高明之科學家所不能否認。於是命運之說，亦基於此類可怪之事實。夫誰得而解之？不禁爲之語曰：盡信科學，則不如無科學。結果亦科學也。一笑。

廟內塑像不一，正殿之像稱爲銅製。高及丈餘，前有狻猊開，左右可通行。狻猊像而穿樓頂，巍然中立。另一小廟，與大廟鄰近，而不相通。院宇至淺，作一斜倚坐像，規模不若大廟遠甚。而建築當在大廟之前無疑。庭有晉柏，木欄圍之，已損其半，枝柯參天，大可數抱，此是寶也。大廟門外有清乾隆碑記，謂：此地漢柏而外，其時又補植者，爲二萬四千餘株。可見此森森之柏，允宜蔚爲大觀。據傳：近年戰事及公路之建，斫損不少。現則每樹均有編號標識，當有地方機關負責保護之責者，此一進步之工作也。最近見某君稱述謂：「此柏以張飛之名而得保存，意者，亦爲一種神權作用。」實未盡然也。

關廟另有大門，而內與文廟相通，塑像奇偉赫奕，過於他廟，所以使配合也。正殿而外，似無配，視文廟有遜色矣。

出門仍惘惘於帝君之爲何人？以「吾一十七世爲士大夫身」一文，而在此奪孔二先生之席，凌關聖帝君之上，永鎮茲土，且能救千萬人之生命，於殺人魔王之手。此一功德，宜可不朽。嗚呼！奇矣！

入城，仍憩金庫，由王經理芬理同訪來元義縣長，以有前約也。先以來意告之。來縣長曰：若懸河，極言政令之煩，徵取之類，機構之複，地方官之困難。出所陳八項中心工作，十個實際問題一

文，語多中肯，亦目下時勢造成不可免之狀況也。時已近午，金庫約進午餐，乃辭去。來縣長陪同至金庫與朱協理等會見，略談而去。談次，言及梓潼有三漢碑，而最完善無損者，為李節士碑，有李節士祠，離城不遠。驅車往，入祠，見其碑存祠內，惟「漢侍御史李公之闕」八字，下有清人知縣某某君之考據題記，稱為「節士李業巨游之闕」云云。詢祠中人，有拓片可得否？答在城內某祠畫店有之。更返城，覓之，得於金庫隣近。拓其劣，每紙值十五元，僅餘十紙，悉由同人有之。然據後漢書李業傳：「業字巨游，廣漢梓潼人。少有志操，元始中，舉明經，除為郎，會王莽居攝，以病去官。杜門不應州郡之命。舉方正，莽以業為酒士，病不之官。遂隱廐山谷終葬之世。公孫述僭號，開業賢，徵之，欲以為博士。不起，使尹融持毒酒以規之，遂飲毒而死。」蜀平，光武下詔表其閭，益部紀載其高節，圖畫形像云云。此稱「侍御史李公」其非業可知。不知何李乃代此李而假。鄉人將錯就錯，題識者亦不一審度，甚至劉燕庭三巴金石錄亦未加糾正，異矣。圖像何在，為之神往。

返車至縣陽，止城外，聞暹寶蓋峰之富樂寺，傳為劉璋迎備相見之地。細雨驟驟，路溜身飈，余及逸兄皆不欲行，而朱協理興不可遏。乃由石村伴同往游，余等坐車中於附郭茶館者若候之。水皆油垢，亦漫飲之。車傍兀立宋哲元神道碑。蓋宋墓亦在近處，回首蘆溝橋之變，豐亨之戰，以重平津撤軍，如在目前。不謂此公以前歲病逝於此，時地不同，關係死生之輕重大矣。茲勝利在即，旅棚不返，羈魂有知，其不瞑乎？為之嘆惋。有說余等一往助其墓者，爾未能也。

約一時許，朱協理等返謂：富樂寺有蜀漢遺像，磨崖。而公路邊有漢闕。余與蕩兄皆大歡動，時已晚，好在離城近，乃作明日再來之計。開軍入縣陽城，已近黃昏矣。

十六日，微雨之後，酷暑爲之一洗。晨起，欣然。農行爲雁灘竿作富樂寺之計。一行中，僅余與蕩兄有此興。農行副主任曾君欲伴余等往，並言有漁父村及李杜寺，均昨日朱協理等所未到，可順道一游。乃先過漁父村，初即賞其名稱之雅馴，至其地，果曲徑幽邃，迴迴入一洞門，流水潺潺，澎湃有聲，蘆竹蕭森，岩石磅礴。臨流圍干已圯，廳事三楹，壁間涂鴉者，皆聞人對來賓之敗事。蓋此間原可宴客，茲則主人數年不返，任司閽者賣茶爲活。後樓翼然，階假與田賦管理處爲半公半私之用。一縣之田賦管理處財勢皆居一帶。據言：主人之子亦個中人，故得據而有之。於是此名爲漁父之居者，乃不得不爲羣民獻替之所。李義山列「冠蓋游山」爲殺風景之一。今此事，成已無之，代以官署入山矣。後有清泉，疑爲飲料，茲亦僅可瀝足而已。

出漁父村，不數武，有李杜祠。入門房屋轉折有致，構造頗奇。迴廊曲檻，流水環之。整個作斜方形。一部作小學校址，學生十餘人，正休息中，弄水爲戲。有流衣於廊下者，則其師也。廳事供奉李杜神位，亦配以放翁，仰視一橫額，則老友張白朔先生書，張名朝慵，蜀人，白髮銀髯，望之若仙，長於吟咏而絕不經意。疑在燕京共事都曹，年必出詩一集爲贈。亦蜀詩人也，別十餘年，殆作古人矣？過一小池，一亭特立，內置一碑，正反而刻清翁朱白文像各一，意必山谷也。而說者，謂另一隱士，匆匆未細審其文字，不知究竟。

乃與登寶蓋峰，所謂富樂寺，狹陋無可觀。而殿外宋人題名碑記極多，大致皆載酒來游，極稱其風景之美。有磨崖刻石遺象若干區，下方另有刻石文字首「此蜀漢遺跡」云云。蜀鑑載：唐乾符間王助縣州富樂山碑云：「昭烈入蜀，劉璋延之此山，望見蜀之富盛，飲酒樂甚，故得名。」茲乃未見此碑。然卽劉璋迎備說所本，亦卽宋協理所謂三國遺像之所由成。實則此文與遺像，似無連帶。此「蜀漢遺蹟」云者，指地而非謂遺像也。寶蓋峰之名，乃無可考。磨崖題字尙多，最著者，賈同文同兩題，一在天璽癸亥。一署嘉祐六年。勒石相近，風雨剝蝕，苔蘚叢積，殆不可讀。僅文同或同及紀元年月等字而甚顯，故知其爲二人。意者：當時寺宇，必甚宏偉，林木必極茂密，風景必有可觀，劉璋以爲勝地。當時當地，富樂可知。宋代亦必極盛，故留題重葺，今則敷經兵燹，邇非舊觀，賴餘澤以存耳。無疑也。同人頗欲得與可留題一段文字，謫兄尤切。因囑綿陽農行秦主任覓工施以椎榻，今已施工者數，猶未得滿意之果也。

登輿，出寺門，下寶蓋峰，經昨停車處，不遠，於田塍間見兩石堆，所謂漢闕也。分據兩田畝中，各在一端，約中間相距正畝許。兀立相對，如兩門之地位，故稱之以闕。高丈餘或至兩丈，分層刻人物造像，皆凸起，甚高，上層無分段文字可見，與武梁祠石畫不同。而作風頗似六朝。人頭皆爲人鰲去，據云：係外國人出資賄購以盡，良是。不知此主權誰屬？地方不知保護，鄉民絕無知識，外人一意侵略，三尖之，人類下意識之充分隨合也。最高處，獸頭猶全，突兀槩茂，石脚造像一段題名，有「大通三年閏月二十三日弟子薛善」云云。僅可辨，則齊梁可徵矣。意者：此處當有

極宏偉之建築，或卽與寶蓋峰宮樂寺有相聯系者，不獨至此，今爲桑田遺此規條耳。而漢關云云，則後人隨意所加。然仍有保存之價值，而乃置之私田之中，任人毀損，似亦非人之責也。流連約一小時許，歸農行午餐，下午，同人偕過公園，茗坐小憩，以息塵勞。

十七日，晨發縣陽，事前曾預函蓉行告二兄等會於新都桂湖公園。十時許，適新都。家兄及董粒民兄，夏君開明等若干人，皆先至，不期而會於某餐館。余則先過縣府，勸縣長，與縣合作指揮縣制實驗經過。返至餐館，更進午餐，相與再入桂湖公園茗坐，以享荷風之襲衣袂。而聞生且在園外胥叢肆得邛窰白碗，圍坐欣賞，無殊故都北海風味，翹首燕雲，忽又惘惘。同坐有某君善觀手相，亦農行同事，開明盛稱其異，乃一一爲同坐者觀之，均微中。爲余言：有「松花紋」×大小各一，一居中指下，一在無名指下。此之謂「美術紋」，必長於美術無疑。審之果然。他人則無。此君與余初識，亦不知余之平生，而此紋未經人道，縱爲偶合，亦復可異。故特識之。再瞻升庵先生像，驅車返蓉，夕陽在山矣。計此川北之行，自五月四日始，至十七日歸，凡十有四日而畢，往還約二千餘里。山游蜀道雖十之一，而名勝所在，或將過半。古跡隨處皆是，惜時暫猶未能遍。然懷古幽情油然而矣。是日忽患腹瀉，微覺溫度不常，適可小休。

十 峨眉之游

昨歸極疲，家兄出示渝來家報，促早歸。並知大兒祖光亦與某話劇社偕來蓉城，為演出其新編牛郎織女話劇，寓華西日報社。聞曾來兩次訪問云。姑置之，早就眠，頗以峨眉之游不能忽然。蓋此念早萌於二十八年之秋，余時任某軍秘書長，軍開前敵，留守渝都，自慚從戎而不投筆，時危而生事最開，忽忽無俱。以會間在五三五四渝市大轟炸後，疏散在江安，乃亦赴江安小憩。遂與內子及親友若干人作集團旅行，舟及樂山之觀音灘。適其前夕即為敵機大襲樂山峨眉之日，舊日繁華，至此皆成瓦礫。居民正相與逃難離散，為之興盡罷游。有欲不顧而進者，余力阻之。亦有終以交通不達而止者。雲山咫尺，終可望而不可接，阻程五日，進退兩難。在舟中過七夕，且以易舟退險，幾與波臣為伍。此景如在目前。當時曾有詩云：

峨山巖巖障雲遮，多難登臨願又賒。霧地驚雷空際落，橫飛腥血萬人家。

何羨銀河駕鵲橋？而今都是可憐宵！人間離恨知多少，但見縱橫胡騎驕！

此時正倭寇攻勢極盛時代，余之情緒，可以想見，不得已以游山自遣，終又厄於敵寇之暴行，使並此而亦不遂。目視人民蕩析流離之苦，兼善不能，而獨善又不甘，虛耗國帑，則匹夫有責之謂何？亦思終於暴棄，負此昂藏而已。抑抑以歸，於此為極！適得前軍電召，赴第三戰區，且約作黃山之游，意為稍舒。乃又阻於長沙之戰，交通梗塞。攄音既播，更欲前行。乃服岳軍先生留蜀最高

戎幕，忽忽四年，愧無獻替。然寇愆已殲，收京在望。勝果有券，歸帽不遠。此行有因公任務，既得洞見民情，兼有留連山水之樂。今昔之觀感迥異，縱不能媲美登仙，自足快意。吾兄念其跋涉致病，勸賦歸歎。謂再來何難，不必盡興。漫應之。私心以爲萬一凱旋，必會促南歸寧母，期此願不償矣，愈想迷離，終乃入夢。

鷄鳴即醒，河魚之疾未愈。更入睡，乃未赴早餐，再醒強起。家兄告我謂：晨餐時，開明言：「嶺川被火災，有四川省銀行趙湖理星洲，攜省行國幣十萬元往振，乘便游山，意在覓伴。陶欲往否？」兄以昨意代辭，余巽然起，曰：往也。兄尼之，笑而不答。詢以期。曰：明日。曰：「明日必愈矣，更何疑？」訪開明，已出門。及過午，詢之。開明曰：「已聞人傳言必去。嘗爲遠趙君，約明日晤談，行期則後日也。」曰：「然則更妙。」

翌日，疾若失。上午，吾兒祖光來，乃偕邁兄石村四人同赴滬四日報社，看排演牛郎織女。余又順訪中央日報張明煒兄。歸午餐後，與開明同訪趙君，膳成。以會與余秋帆兄亦有同游峨山之約，趨往告之，不遇。留字而返。意亦可同行也。

二十日，正星期日也。黎明即起。秋帆已來，無同行意。但來送。偕出晨餐。餐館多未開門，折返隔鄰之樂露春，麵食已備，乃同果腹。秋帆復相送至省行，旋復有一財政部視察李君來，相與通姓名，知李君名如霖字雨蒼，亦同赴峨游者。趙君未至。傳語謂車行須過其鄉居之宅，已在宅相候。秋帆辭去。乃與李君同過趙君之居。庭宇清幽，花竹叢茂，臨水見山，環繞極佳。趙君暫折出

迎，尙未盪洗，速之，須臾即竟。乃登車出發。

午後，二時許，抵峨眉縣城。惟見全城一片焦土，東西南北，一望皆新蓋草屋。時距火災將旬日，正在收拾餘燼之時。舊所存者，僅瓦屋數楹，其中一爲國民兵團部，以當時人手較衆，自動拆卸四鄰羣屋，因得獨存。茲縣府亦遠寄能其間。前縣長某君聞警火起，催將縣府所有財產搶出，即自往城外休息品茗。士紳促其督救，則以無辦法爲詞，遂被控辭撤職。火發正在午間，天時亢旱，瞬息火頭六七處，遂致蔓延不可收拾。消防設備平時了不注念，固不必論。而拆屋絕緣，設縣長能身先督率行之，自爲唯一救急之策。此而不爲，則各將奚辭？責任必薄弱爲之也。峨眉所產，以白蠟爲大宗，次則藥材，多爲引火之物，故損失尤鉅。余等先至省行倉庫下車，在四門外，火跡且出城，在不遠處止。省分行行址亦燼。商民抵押貸款之押品，不存於庫而存於行，臨時亦搶私有，不救公物，致盡付之一炬。聞所放押款爲一百二十萬元，貨值自倍蓰。主持者某君，鼻紅而鼻厚，身擁腫。余不禁脫口而出曰：「此馬戲班丑脚也。」趙李二君爲之失笑。自私而醜，同揆同轍，兩相輝映。此無獨有偶乎？抑今日之世，滔滔皆是耶？至其失慎之因，聽地方之言，多謂漢奸縱火所致。且云：「其人爲一女子，在郵局發信報告敵方密測，並囑飛機來炸，檢得內容因以就獲」云云。無稽之談，且乏常識，大可發噱。實則天旱時燥，山下多引火之物，一處失慎，火星所燎，四方齊着。木屋毗連不事拆除，則頃刻成一片。風威火勢，小十里許之城，一掃而空，宜也。傷亡不多，則幸在白晝耳。僅聞火前後各有一慘事：一病夫在床，婦踴於地，同歸於盡。揣測紛紜，其爲夫不

能行而婦殉之，無疑也。一爲兄弟二人，共營白蠟爲業，火起時舉蠟投諸井中。火息，兄先下井取蠟，久不出。弟繼之，亦不起。次日發之，則二人皮盡脫而死。蓋白蠟在井爲火所溶，並井水而沸。人入猶未滅其熱，遂爲所煎耳。

同訪縣府，正在交替，前後任兩縣長皆在。同出接見。前縣長一度周旋，託故遁去。後縣長孫姓湖北人，間在鄂曾任地方官多年，茲則由專員公署派來，爲臨時處分者。與趙副理談災情賑濟意見，分受災戶次，備見纖細。余及李君還坐一隅，亦無從談所前新縣制者。趙君言訖，乃前偕行，同至我山旅行社。趙君寓省行原定一室。又詢得財政部駐此某機關亦有一室，以讓李君。余亦因得同與。然災後市面未全復，且時晚，無從得食。馬戲中人乃大忙。久之，始進餐，知費事不少，不能不與少作周旋。問其鄉貫，因詢「某者。職之乎？」曰：「胞叔也」。則余婦之姊婿，乃大駭有此高親。今日佛地初步，多獲奇緣，歟解而已，卽歸寢。

次晨二十一日，爲星期一，晨起晴朗。昨晚卽派就滑竿。與夫有頭目，此輩皆萃集於旅行社，見客則自來兜攬，初聞縣政府定有例價，雖聞有需索，但亦兢兢唯恐人知，故極有限。大火之後，縣中無暇過問，定例遂破。昨與議定，姑作三日程，每日人九十元，以余身重用三人，趙李二君，則兩人，猶絮絮，知未歷也。今日，則二君者均改用三人，又以自涪報國寺十五里，可以車行，則較速。彼與人者，亦可輕其肩負，乃決以車往。至報國寺，在寺小坐。此間可備餐食，且不必滿齋。但以爲時過早，尙未舉火，携有雞卵，各進數枚。寺規模甚大，殿宇煥煥，門外一片古柏，森

森夾道。余等隨喜一周，在客堂小憩。趙君令汽車開回我山旅行社，醉囑注意，聞時有不虞之用，與平時不同也。至此易乘滑竿，為山路起點。余所乘滑竿之輿人，以趙李二君身較余輕，而亦改用三人，意不滿。乃由一最少年者發難，謂：「不克勝任。」求增一人。余心知其詐，且肩負其重者，同時本止限二人，三人者其一僅備替換，山徑狹窄，四人更難周轉，並無着力之處。彼意在增價，或多得一人，便游息耳。嗚嗚不休，故作傾斜之狀，以相恫脅。至伏虎寺木坊處，謂此時不決，更上將無辦法。余初尚猶豫，至此突生憎惡心。乃召夫頭，告以此子不勝肩任，應迅易去。於是乘口保之，彼亦自承可以負荷，頃所求者，若失矣。過虎溪橋，紆迴入寺，沿途河流環繞，翠巖重疊，寺內院宇深沈，釋道合流，有張三串狂草碑碣在殿側過道處，筆勢至豪悍也。出寺右行不遠，見木橋，署曰解脫橋。水聲潺潺，景愈清幽。更上解脫坡，石磴頗高，過雷音塔殿三寺，約五里許，憩純陽殿，前殿供佛，最上層則純陽殿在焉。此類釋道雜揉處，蓋當時原為道院，嗣為佛門佔領之遺跡。釋迦之徒，乃亦出以侵略乎？吾何言哉！

出純陽殿左轉，行徑甚微，折而下行，過萬福橋約四里至神水閣飲茶。此間泉水厚重，自刻有大巖石三字之巨石夾縫內滲出，入一石坎，清澈可鑑。寺僧以戔眉茶烹茗進。茶似洞庭之碧羅春，泉似惠山之虎跑。水浮高於盞面而不溢，堪稱雙絕。僧汗入，忘其名，缺一臂，謂以抗日受傷，蓋所謂榮譽軍人也。出家未久，頗謙下有禮，寡於言詞，相幅無華，與之談，喞喞然。譽之，幣折而已，不見驕矜之色。殆見道者歟？抑別有慘抱？未可知也。詢以有茶出售否？則最上者已罄，乃微

之。有石刻東坡書「雲外流春」四字，殊不類。壁懸戟山高度表，此間已海拔七五〇公尺。

出門，輿人告以約上百步，卽大戟寺，可步行往。趙君以神水閣休息過久，不欲往。余與李君亦殊少決心，乃尖之交臂。過此乃繚繞戟山指南，知大戟寺有唐代古松，高逾百尺，徑圍丈。天矯旁礴，不可不看，而悔之晚矣。益知事無大小，不可偷懶，不可失機。有一於此，補救爲難，當深戒也。至中峰寺憩。殿宇亦甚爽朗。左右諸峰，環拱如揖，此蓋其中峰也。故寺以此名。更上坡兩南行，過龍耳岡拾級而登，上清音閣。僧人在此設逆旅，有亭設茶座，游人香雜。富順劉光第題聯曰：「雙橋兩虹影，萬古一小心。」以木刻懸亭中，而失其下聯，乃用新木板配。書既墮劣，亦遂無款識。卽此一端可見此僧之庸俗，唯一意在營利而已。故亭內陳設如雜貨肆，與鬧市小茶肆無異。其使山林減色，尤爲此聯於悞。劉字裴村，工書能詩文，清進士，官刑部主事，爲戊戌政變被戮六君子之一。此聯雖二語，亦可見其胸襟。生既不保首領，死後深山遺跡，乃亦爲此俗僧所毀，可謂厄運。問天而已！而四周環墳深遠，岩嶮圍抱，叢筍夾道，雲樹迷離。左右二水，左者自雷洞坪經萬年寺來，謂之白水。右者自九老洞過黑龍潭而下，謂之黑水。至此匯合激盪，琤淙成響。余等在清音閣進午餐，出閣右轉步行，履巉巖危石，過窄道，見一圓書館。遇一女士，竚觀雙橋。俯視中流，急湍澎湃，白浪飛濺。小心石兀立，如巨靈當道，益見嵯嶮之致。旣在兩流之中，形色皆如「小心」故以爲名也。雙橋則左右夾峙，各長數丈，迴欄曲折，倒影如畫。水清可濯，塵念如洗。當時志切游觀，未暇詢女士姓氏，嗣知此卽惠民圖書館專觀者，或卽創設者湘中蔣女士乎？恨歎而

巴。曰古小詩云：

半心萬古水中流，虹影雙橋眼底收。到此塵襟堪一洗，祇餘烽火憶揚州！

出清音閣而右下坡，至黑龍潭，亦名黑龍江。清流潺潺，水淺可揭。兩山相夾，壁立千仞，綠草繽紛。水底石卵，清斷可數。輿行水石之上，盤灣曲折，時為高下，清幽大類西子湖之九溪十八澗，而深泉過之。自此更上，一路懸崖絕壁，飛瀑垂簾，飛瀑流泉，與碧樹濃雲，交相輝映。與青城至都江堰一段，亦微有類似之處。水勢較弱，清俊則勝。脫者謂峨眉最幽秀處在此。我輩游程簡短，未敢斷言。而此身如行畫圖之中，心曠神怡，要之所傳良是。

至洪椿坪時僅逾午。寺門外卽見大椿二樹，古幹十圍，姿態橫絕。知所謂洪椿卽以斯名，以樓皮大藏經名。柱蟠龍龍，殿塑千佛。以洪椿曉雨為峨眉勝景之一。至此已海拔九五〇公尺。山中多雨，已見端倪。游作三日程者，多以此為宿點。與人亦滿擬今日終此。趙君以為時甚早，意欲趕程前進。余二人無異詞，而與人不欲。以威脅之，乃行。途中告我，謂此道二時後，卽有野獸出沒，不免意外。然舉目仍多措子及老少香客，彳亍同行。又知其亦意存威脅也。

過此，山勢逾峻。大雨忽至。十里壽星橋，上九十九倒拐，言須下輿步行，余有交感神經衰弱之疾，且無雨具，慄慄然，令一人前扶而行，真狼狽也。未幾，言過六十倒拐矣。突覺輿搖，謂此易與耳。鼓勇更進，乃久久不達，異之，殆果行百里者半九十乎？何前易而後難若此？乃知復為所欺。此則可謂善誘，誑語固有時亦可一用，當亦為佛門所許乎？此輩行之有數，其意念上與一切

欺妄之術，並不生何分別也。計此程長五里許，石級一千八百有餘級，巖樹深密，下臨無地。大雨如注，衣履淋漓。於是目不離五步，風景雖佳，視若無睹矣。過此，更上，仍與行。十五里遠九老洞，寺名天峰禪院。時已近晚，乃留此宿，知客僧黑髭鬚，狀頗魁梧而有塵俗之氣。詢以猴羣，云已赴洗象池。且深表厭惡之意，謂此輩無所得食，以損寶欄，碎磚瓦爲恨也。以此知寺僧之吝，且兼墮食之重，於佛法蓋未有所得也。導視宿舍，尙整潔可居。余等三人佔兩室，一警及與人則另有居處。房門外有廊，圍以窗櫺，則爲狛獠據云。晚餐肴饌，雖蔬食，頗可口。余等三人合一桌，約十簋以上。警士一人，簋數亦同。自陪都來者，大有「不如出家」之感。

次日，晨起，雨仍不止。九老洞距寺尙里許，仍冒雨步行而往。山路崎嶇，泥滑如油，不易涉足。曲折至洞口，世界聞名之拱桐花已過。抵此時以雨行掃興，並忘其注意之點。故樹木亦未見。尙有先皇殿一處，據傳爲瞭望勝地，可極目峨眉全境者，亦竟未一顧也。至此，海拔爲一〇五五公尺。坐洞口少休，惟見蝙蝠羣飛啾啾，穿梭不息。追香者多持燭入洞。云：內有財神廟，殆皆爲此阿堵物來耳。洞不甚深，而泥滑難行。屢屢撲鼻，乃逡巡不前，悵惘而返。然余未嘗洞游，疑聞故鄉宜興善卷庚桑之勝，又在綿陽聽人劇談黔桂道上洞府之奇，輒爲神馳。至此乃漠然無動，不自知其所以然。益信與會皆環境所造，凡事欲鼓勵其興會，而充實其效率，必自優良之環境始。雖理不免，常人尤然。強而行之，生意索然，獲果迥異矣。萬事莫不然，用人用事者所宜深知，不可忽也。

再折返天峯禪院，登輿，左行，下坡過觀音橋。五里至長壽橋，山雨淋漓，峰巒掩映。流水潺湲，老樹紛披。景亦宜人。而濕體皆濕，襟袂生寒矣。更上長壽坡，轉折較多，石磴漸陡。同人皆徒步下輿行，余以革履底滑，懼有失墜。眼鏡爲雨所濕，益增留礙。愈甚懊喪。乃呼與更乘而進。不數武，忽聞李君狂呼。則老猿坐道傍山坡間，眈眈逼視，驚而却步。舉目，復見三五接踵而至。與人言「遇猿萃矣。」爲之大喜。而下輿，則坡盡，將及遇仙寺。與人振聲一呼，萃猿頃刻大至，老者前行，弱小依次參差，列陣相隨。一時，巖坡上下，枝頭樹杪，皆其蹤跡。或行或立，或蹲或坐，或倒挂以嬉，踴躍翻騰，大有可觀。毛作棕褐色，大者高三尺左右，老者領下白髮如蠟，長寸許，縷縷如鬚，數六七而已。有一年事最高者，齒盡落，傳已三四百齡。母猴懷雛者，腹下雛長數寸，緊貼母胸，已目灼灼能仰視，甚可愛玩。其數不一。余等至遇仙寺，坐山門前，彼輩皆羅列階下，如有所待。以老而健者爲前列，幼小及懷雛諸雌，則距人較遠。偶近，輒爲前列呵止，懼爲人所擾也。山中呼爲「嵌居士」。聞爲兩羣：一居九老洞，一居洗象池。時有鬥爭，九老洞者以寡不敵衆而敗，故後者時過九老洞，則前者避去。前者則不敢至洗象池也。

余等既抵遇仙寺，聞邇來糶糧價昂，猴居士輩喜得花生胡豆爲食，近乃久之。庵主。在余等到此一小時前，曾向一進香老婦索食不得，而損衣傷面。余等因命輿人向寺僧索購糶糧，初不肯出，懼不得償。嗣遂釋然，且知有利。乃出豆盛以波羅，揮酒與之，頃刻而盡若干升。有爭食相鬥者，亦經老猿呵止。老而無齒之猿，則取與人所携之乾糧餅與之，尤欣然承受。領下有袋，須臾皆填起，

知其已飽。擁抱歡躍，且三兩互吻作啾啾聲，以示其樂甚。僧言：此輩久不得一飽，今日除與迤逦老婦糾擾而外，且適又至寺揪窗擲瓦，大鬧天宮而去。此遇可謂難得之緣。時有游侶於九老洞及沈象池之間，往返追尋，而終於雲深不知處者，比比也。近年數已遞減，以有人偷盜擊殺，又有飛虎一種，有肉翅，似蝙蝠，而較大，飛行甚捷，專捕食猴類。且山中天寒少果粟，糧費無所得食，則流亡轉於溝壑。將雛者去歲僅得一胎，今年則六。寺僧言下，極少同情。與九老洞之僧如出一轍。因正色告以：此峽山重要風物之一，最足吸引游客，寺院與地方有司，皆有保護之責，不宜聽其滅絕。乃嗾唯。因又修首此為彼所狎養，在九老洗象而外之又一羣。後在洗象池則力斥其非，出家人貪墮誑語，固亦無異恒流，吾又何怪乎原始人祖先之狎居士歟？縱普賢佛國佛法無邊，亦無奈此木性何也！飛虎云云，吾人多未之見。陳眉公筆記云：

滇中崑山有虎能飛，狀如蝙蝠；；余甲午十月王太原公出一獸皮，大不能二尺，如紫貂色，左右皆有肉翼，翼上有毛，疑即飛虎耳。

得無類是？川滇產物，大率有相同者，不僅此也。感賦兩絕：

遇仙寺畔泗猿羣，列陣相迎勢若雲。求食亦如人世苦，可憐一飽已欣欣！

醉巖頭角木猶人，聚族居然「居士」稱。佛國蟻爭分畛域，最難化混是貪墮！

十里至蓮花寺，入廟穿行，為上下山大小路分道交叉之點。盜游蟻分大小道兩端，此上，則彼下。以山中風景，多認黑龍潭至洗象池一段為最美。故選購者多由小道上，余輩即取此道也。蓮花

寺以山峰回窈得名，寺僧乃特引余至右配神座前，指示一石，曰：「此蓮花石也。」石大僅尺餘，高不過六七寸，而峰巒重疊，如劍門之巖。紋作荷葉皺，黛色沉厚，可作清供。置之佛座前，與楞鉢並列，香燭薰蒸，則未免不倫也。廟前一老者設攤售鱗眉產藥，若鱗參，若黃連，若雞血藤之類。又有枯草一種，隨時置之水中，則生植如故，亦可作雅玩，忘其名矣。約下山時選購。

由此更上，亂峰屏疊，鳥道微茫，一徑高巖雲霧，磴棧峭立。曰：鴉鵲鑽天，以喻行人之愈鑽愈高也。故亦名曰鑽天坡。長五里，高二百公尺以上。大雨不止，步與相間。野獸遺矢滿路。同人右見堯鑿之類，蹊隙破院間，見人驚鼠。余曰：注山道之難，故無所賂也。

坡盡即遠洗象池，海拔二一五〇公尺。氣候乃入冬分。羊毛衫及大氅同時上身。到時方過午，雨猶未止，雲霧瀾漫。以失去金頂看佛光之麗，趙君首示不欲更上之意。余以在滄台聆吾家稚老之教，以為金頂可以不上，茲又烟雨，更憶此唎。李君自亦從衆，安頓行裝，不如休去！知客僧相偕隨喜，歷前後一周。趙君在觀音殿為其太夫人求籤，李君繼之，以詢於余。吾母自先君子謝世，長齋禮佛，垂三十年。時以飯依相詔。余世障未除，宿孽猶深，佛理高深，夙所佩仰，而小乘諸說，以至禮拜求福，升西極樂之談；以之為度世入門，一種勸誘之道則可，乃以自愚，輒為期期。茲以國土危脆，隻身萬里，八十耆母，滯於滬上，如隔異域。怛然心動，不覺屈膝，得上吉籤，籤詞號數，乃悉與趙君所求者同，此同心之召歟！感應之速，抑亦可異！至普賢殿觀像未竟，正募裝金，乃為吾母莊太夫人出百金，畀寺僧，認捐。趙君亦如所為。二事皆平生創舉，從母志也。或亦異日

入佛之一因乎？出寺門，乃見所謂洗象池者，池僅方丈，傳爲普賢洗象之池。僧言：原在寺內，今移於此。實則蓋謂「洗相」也。「象」與「相」通，故以之爲一種象徵。寺有鐵瓦，於簷下見此碎者，有「清乾隆年造洗相油瓦」字樣。「象」皆作「相」，門前石坪，松杉雜列，參差有致。遠望則一片白雲，如對一幅青松圖之障。觀合之思，時時相襲，在細雨濛濛中乃惘惘如醉。午餐而後，坐廳事縱轅。然無法遣此長晷，見四壁所懸書畫，除稚老一時條而外，他無可觀。趙君提議爲作畫畫補之。寺僧乃出素紙數張，且極言其希珍。因先爲書一小聯：

離垢本無相，

濯塵幸有油。

趙君謔以爲佳，言願合作一畫，始知其亦善畫，而客中筆墨，皆不適用。勉寫一松，趙君補以梅，姿態絕勝，使此松生色不少。又爲題之，以識緣會。

山門左側一小肆，市藥材等，有水晶石一小方，高寸許，形若峭壁屏峰，晶瑩澄澈。內有細花紋若山水，肆主巧立名目，謂若「觀音趺坐」。石磴懸崖，亦不無類是處。喜其有致，試詢其值，索三百金，令寺僧與商，爲言雙柏，猶不售。居然奇貨，乃置之。此石開山大渡河，雖不若通常水晶之溫潤透淨，要爲一類也。下山途中以百元得大小二石，形致亦佳，趙李二君亦競相購玩，然皆不及前石紋理之勝。

下山仍折回，穿蓮花寺而出，沿左別爲一道，遂爲大路。與昨日上午之路分道矣。五里遠蕩巖

頂華嚴寺，高海拔一九五〇公尺。孤峰挺立，灌木陰翳。廬廊走廊，平時一望無際，最宜瞭遠。金頂未開以前，游人至此而止，可見勝概。今日則一片茫茫，了無可睹。少憩，即行。自此過初殿轉老坪息心所共十里。又七里至觀心坡。一路石墩嶙峋，叢筍茂密，淫雨不止，密雲蔽天。與人路不停步，皆匆匆越過。又七十里下羅漢洞，太子石至萬年寺禪殿。寺舊為普賢寺，唐慧通禪師改白水寺，明改今名。宋太宗仁宗真宗及明萬曆皆有御賜寶供大藏經書。寺燬更建，乃析為三，曰新殿，禪殿，毗盧殿。新殿殿貝多葉書及舍利子。使僧人出示，則貝葉藏文寫經，長尺有餘，寬五寸許。大約清雍正時物，曾在北京內府見之。舍利子有赤白黑三色，小者如米粒，大者如四號鉛字而已。光滑堅緻，不知何質。置小玻璃瓶中，不能細研也。側有明月池，數十武為禪殿。殿似天壇之無極殿，磚甃螺旋，上作穹宇之形。高三丈許，大亦如城闕。傳係宋建，內置銅鑄普賢像，高丈六。所騎白象亦高丈餘。莊嚴瑰麗，不可方物。精銅鑄鑄，不能拆卸，非特帝王鑄造不易，即裝置亦屬艱難。當時未有起重之機，不知人力如何攝致？此真不可思議，亦可見東方文化之偉大。殿四周嵌額銅佛云：有三千之數。亦有五百羅漢，余既全神凝注大像，餘皆附庸，一瞥而過，未加留意。寺僧出示佛牙，高五六寸，橫尺許，厚約三四寸。巨獸之牙耳。色如象牙之陳舊者，潤澤有紋。紋內有硃色，則云某大學曾用硃搦，所留痕也。僧亦云：約係恐龍之牙，則某大學地質學家之口吻耳。窺前原朴兩株，大逾尋常，有高約三尺之古銅瓶二，類似犀頂圓徑亦二三尺之銅件一，鼎列露天，皆係明代製作。文字皆鏤，未暇細辨。余在驕陽，曾得一古銅瓶，銘有萬曆年號，與此瓶形製相同而

較小，可以對照。以詢僧，既不知所自來，且不識所用。查者，殆插香所需要也。

更前行，則爲毘盧殿，亦有丈六銅佛三尊，爲明嘉靖年鑄，以此可見前測爲不謬。並有銅爐以鑄工精巧名。山門左懸巨鐘，並極著稱。所異者，當日於何處鑄鑄？及如何起重上山？似均未經人道，未識有無箬錄以一析此疑否？出萬年寺有四會亭靈官樓，皆匆匆而過。三里會龍寺，二里白龍洞，依然細雨濛濛，流水潺潺，而一片白雲之中時露一峰一巖，不着邊際，如籠紗，如囊絮，蒼翠隱現，林木浮空，縹緲玲瓏，不可端倪。又若海上神山，歷歷幻景，梅絲瓊樹幻之致。方欲凝視，忽焉已渺，仙乎仙乎！令人意遠。更極目遠山重疊，其濃淡層次，至難清數。色澤溫潤，於羃影中暗襯蔚藍，沈澁一氣。山腰雲氣，舒卷自在。方知宋畫用重墨之妙。余此時神游天際，不知經過何地，此蓋於風雨敗興中，無意所得之境。查者或爲他人所未見，或見而未覺，覺而未注意者乎？特爲著之，不知視金頂「佛光」「神燈」之勝爲何如也？

與人告至龍門洞矣，兩岸壁立，急湍中流。飛瀑自南石門噴出，銀河倒瀉，勢如勝駿，聲若奔雷。曰龍門峽。南行數武，巖壁漸開，清流漣漪。中洞一潭紺碧無底，游魚可數。半岩圍一間菴，則龍洞也。云有東坡大書「龍門」二字，不能過視，余實未之見也。臨流在龍門峽處建屋數楹，曰龍門精舍。推窗觀瀑，可以小憩。有僧而買者，在省銀行貸款售萬眉茶，兼營旅舍之業。乃留此進餐煮茶，而灶下無備，因就近處購餅食點飢。趙君以銀行債權人資格，各以八折購數茶若干，據聞價猶昂於他處也。至此復山下氣候，咸卸多衣。

自此興行，山坡石徑，其道甚險。下臨深淵，亦至險峻。以其下山道有時爲蒼藤所蔽，遂亦不覺其可懼。輿夫起程而龍池大坪飛來殿及靈巖新開寺，皆不當上下道之衝，概未得往。自當與洗象油以上至金頂一段，皆留作異日未了之緣耳。

越報國寺，與返越山旅行社，時僅過午，二時許。趙君擬即乘車至樂山而車不見。詢之，則以「馬戲中人」刳以往樂山矣。意殊怏怏，祇得且休。

趙君仍居原室，余與李君另得一室，在後廚。晚餐而後，將就寢矣。忽聞大聲呼茶房：「縣長來」，「趕快倒茶」。赫然「馬戲中人」聲也。知其歸矣。謂李君：「此二畏也」。所眾被而臥，毛骨悚然。倘余爲小兒，則可以此止夜啼矣。

翌日，黎明即起。出視車，已在門。趙君亦束裝矣。乃侍者持來一片，則昨夜縣長順投之刺，並約今日晨六時早餐。又一柬，則改作八時。與趙君商：「三十六計走爲上計。」三人之意乃大謀而合。乃決回逃。留一刺同致歉忱。

十一 樂山之行

二十四晨，六時，自戰用發。八時即抵樂山。知縣長亦赴省行政會議。趙君赴省行樂山分行謁鈔幣。忽有操無錫語者，詢之，華姓，忘其字矣。爲省行此間分行之惟一江蘇人，刻任會計，行有日矣。乃由趙君提議，約爲伴游大佛局尤兩寺。華君欣然願導。蓋趙李二君皆前度重來，不必更往。則余一人若不識途，甚需此伴也。承華君導，步行不遠至江邊，專雇一小舟往，值三十元。對岸咫尺之渡，而江流急湍，須上溯逆下，方達彼岸。大佛鎮江游，高與山齊，舟中泉之尤審。

先登烏尤寺，石礎平坦，歷級甚遙。沿途過山洞二三。華君謂余：俗稱壺洞，曠者言漢墓也。因至洞口俯觀，則有刻石浮雕漢書造像，而無文字。知漢墓之說良是。但草長瓦礫封口，不能入。又過其一，較頗豁，可通人。入之，則洞內最後及左右，皆鑿穴爲床。其右一床，且三而有短石闌如舊式中堂之坑，適可容一棺之地，則其爲墓，無疑也。更上方見山門，殿宇深邃宏麗，門對大江，外景極幽。羅漢堂五百羅漢頗有名。尤以入門處丈六釋迦銅像爲瑰麗。自外至內，刻者畫者，以趙堯生先生之墨跡爲多。蓋與住持僧交厚，居此甚久。書有作北碑體者，有作顏歐體者，行草皆備，與近作流行之蘇書風格多不相同。固知善書者，方面必多，蘊蓄方宏也。收藏家每多以「不類」二字，定古人書之爲贗品者，宜知所鑒矣。復與書院在此，訪馬一浮先生，云已下鄉。有辦事處購刊物若干種，詢以問學者幾何？則僅存一人，以東修齊火不能發士也。有爾雅臺，爲復興書院藏書之所。傳爲魁爲舍人郭某讀書處，非郭璞也。小樓一楹，外牆題詠極多，未暇閱讀。有藤本紅花一

架，花正濃發，恰掩此樓。下列石礎數枚，坐對江流，帆檣可數。在此小憩，帶君爲折藤花一枝，略似海棠，不知何名。海棠，非勝本也。小詩紀之：

烏尤風甚最清幽，古寺臨江繫客舟。山靜日長塵意淨，藤花紅掩讀書樓。

出寺門，行里許，過有所謂東坡樓者。須另上一高邱，因時促不及往。又過一小渡，渡資人一元耳。先登一坪，爲大佛寺後門。坪有茶座，俯闌外闕，卽大佛之頂，蓋此卽佛頂之山也。帶君謂有人在佛頂上設閒桌，可宴客十餘人。良是。然此大不敬。因憶皇澤寺題佛頂者，必思作此戲也。余則交感神經衰弱，其頂不平，慮失足下墜，成千古恨耳。頑童輩抱膝樂耳，則時時有之，不足爲奇。轉入大殿，宏深與大佛作正比。有藏經樓佈置頗整潔，並有某機關畫一部分在此辦公。前院廣場開闢之至。亦有茶座，以疲甚，在小亭內小坐。亭有銅獅一具，亦明制，大如犬，鑄造極工。不知何處移來？暫置於此。思得茗，乃久不重。勿飲而行。此佛不可無詩。乃口占二十字：

大佛鎮山礙，盤峽峰頂齊。江流長不息，只此是禪機。

自大佛寺歸途。華君相告謂：「此間最近某團體戮其同袍一人，乃在外埠犯會規者。又四人，則外埠至此闖碼頭而失敗者。皆陳尸於市，地方官不能問也。」爲之結舌。

至省行，趙君謂已事畢，相候甚久，蓋午前十一時矣。亟登車行，猶未晨餐，帶君購中四點心多種相贈，殷殷送別，却之不可。真不知何以爲情也。計此樂山之游，僅三小時耳。當爲平生最短之游程矣。以車中運幣一箱，開車疾行，午後五時，卽安抵蓉垣，各返所居，時爲六月廿四日也。

十二 由蓉歸渝

在蓉休息三日，急作返渝之計，向最近便諸摯友如蔣朋志、賴簡濤、君亮、敬謀、汝衡等道別。此外白張主席、岳軍先生，以至此次新交儲公，或以政冗，或以途遙，無法謀面，且懼徒亂人意，祇得戰時從簡，自免俗禮，一律書此告罪而已。大猷已卸任歸來，則時與秋帆來伴，游行街市，以補前所未經者。或與家兄及蕩兄更過書肆小攤，偶拾叢殘斷簡，相互炫示，評量為樂。二十七日為星期日，農行經理寧君向南夏君開明劉君絮放查石村為余等祖儀，藉朋簡濤亦蒞。並有成都華陽金堂簡陽等縣縣長在座，相互劇談新縣制及農行實驗農場問題，散後又匆匆偕閔生及家兄蕩兄益拉民兄查石村君同游王建墓（王墓情況詳前）及支機石而歸。支機石原為公園，近亦駐兵，拒不令人。出名刺，始延進導視，則鷓鴣角下高五尺階頑石耳。下有斧鑿痕一長條，似有字剝去者。傳山一簣石下墜成長至此，則齊東語也。

二十八日，星期一之清晨，細雨濛濛，天時涼爽，殊快人意。乃於甫師瀧道中，向錦城告別。同乘者，朱協理及其女公子，蕩梅兄及家兄稼農劉君絮放及某某兩君，并余連同總司機，凡九人。過午抵資中。蓉渝間本兩日可達。為節勞計，作三日程。乃息資中，宿農行資中支行，行係貨廩，構建弘麗。廳事院落，皆極軒敞。資中街道亦整潔，城垣高峻，自停車站入城，須過渡與行方遠。余等多沐浴休息。惟少壯者劉君等，同往距城不遠之某山一游。聞風景不凡，恨未能從也。憶在仁

帶大飲處見「資中城整」字樣之漢碑，文字樸茂，大類伊墨卿書體所本。初擬一訪，茲亦未果。

翌晨，雨猶未止。自資中發。過內江僅上午十時。以內江農行留午餐，乃小憩。此間出夏布，以其爲渝蓉來往中點，故市面頗繁榮。適雨小止，余等乃開行一周，各購夏布若干以貽家人。午後發，抵永川。永川農行僅爲一辦事處，行址較陞，城亦不大。以雨未能出游，羣集小樓坐談。水蜜桃頗不惡，余所喫猶多。家兄不善削桃，亦不敢多喫，余爲削之，故手與口皆較便捷也。

翌晨由永川行，雨勢急，車雨而窗上琉璃，頃刻爲黃泥濺染，初作種種美術圖案，文理天然。旋成黃絲絨帘幕，亦頗可欣賞。繼則浸淫內酒，衣襟狼藉，無心讚歎矣。十二時，抵化龍橋下車，過農行兄寓午餐。餐後，雨霽天青，亟雇馬車入城，與泉女同歸林森路寓所。蓋離渝已八旬又一日矣。時七月三十日星期三午後四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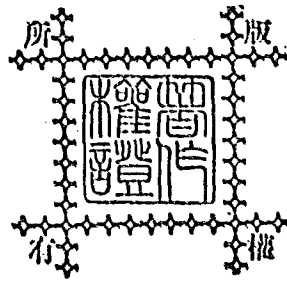
(忠園字第四二五號 三三、四、五)

民國三十三年八月發行
民國三十五年八月再版

蜀西北紀行 (全二冊)

◎ 定價國幣一元六角

(郵費紙費另加)



著者 吳景洲

發行人 姚戡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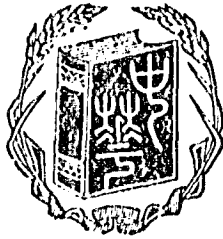
印刷者 中華書局永寧印刷廠
上海澳門路四六九號

發行處 各埠中華書局

(13163)(國印)

6
264363

書雜誌卷在唐卷在證忠圖字第四一五號



(13163)